宣祖朝故事本末

第

宣祖朝故事本末

甲午劉綎撤兵

此下各有条目 隨条各解上丙午復与通和

初癸巳九月 宋應昌李如松等引兵還唯留劉綎兵惟忠駱尚志等率步軍萬餘人屯守本國綎屯八莒惟忠等屯蔚山八莒即星州時嶺南左道賊勢尚熾兵唯忠駱尚志等屯蔚山賊兵數千猝至悉兵出戰大敗而走天將一負戦死軍人死者不可勝計尚志爲殿以左右手持三枝鎗大呌逆戰賊遂退去尚志時年已六十餘兩手猶擧天字統筒二柄時號駱千斤云

帝因應昌等之言遣勅探訪後盡撤餘兵閏十一月天使到

等法院
記載ハ英宗[illegible]儀ニ出ツ

京綎自入営来見天使面陳倭情還全羅

劉綎累書于行長責其遷延行長請以単騎面約綎許之適值中夜見行長目光如炬及退綎歎曰天生英傑於海外中國不得安枕矣

十二月劉綎遣書于行長約盡放所擄朝鮮男女當奏聞論賞云行長荅書頗極遜謝且曰兩國和親事他酋不知異日莫寄書於他將縱有他將呈書於麾下者決莫信之云〻

○甲午春駱尚志宋大斌谷遂等皆撤兵還遼東惟劉綎王必迪等率萬餘兵駐劄入営時中外飢甚困於饋運

○三月綎自入営移鎮南原伴臣金瓚從之綎所領兵初則

萬餘至是稱以倭已撤屯減放其軍只帶五千人綎又與清
正交使通意清正送小倭林小智請見綎諸將請殺小智綎
曰大將殺無益小將殺無益
○六月遣承旨李德悅享劉綎于南原劉綎承命班師世子
自公州遣尹斗壽請留權慄亦來陪宴固請因留境内百姓
亦入庭呼泣曰天兵一還賊必衝突願少留救活餘氓綎出
示詔旨八月領軍向京仍還遼東只設擺撥於本國三十里
置五名自北京達于釜山本國亦依此時賊猶在海上人心益恐
○初天兵多娶我國女人在湖嶺居住及還并皆隨去至山
海關不得入則與房子等作配寄住前後并數萬其後已友

年間盡數查還虜子者唐人率畜我國飢民數與唐人相當

矣

○劉綎素無子其在大邱納善山私婢率去托號劉相公得

脫襟察及至泗川生子男也夫人收養之逮戊戌東征率其

女出來以銀數百兩贖納本主云

○南原民頌中朝將士之功立石記之而宋大斌以不戢軍

卒故拔去駱宋二將之名駱則寃矣

○初綎領蜀兵出來其軍有海鬼者出南番面色深黑如漆

能潛行海底而其貌如鬼故名有長人者形體絕大幾二丈

不堪騎馬乘車而行以此觀之天壤之間無物不有

軍中有之介三[illegible]胡種名長濶十倍於人海鬼四黑眼赤髮如細毛楚猿四頭騎馬制弓如人其餘三牲雜物無不帶来日月錄

○又以兩猵猴服弓矢騎馬前導能入賊中解馬韁

天朝許和倭兵丙申始撤還

初宋應昌以主和被劾遞給事中許弘綱以應昌許封貢語事論罷兵部侍郎顧養謙代之至遼東

○顧侍郎差都事譚　往探倭營行長以小西飛等未還留譚為質

○甲午二月本國遣使許頊陳奏倭情反覆和不可恃兼請發粟賑饑時皇朝之議多以許倭款為非而惟石星及經略

宋頑兩人未得勝筭欲遷就完事極力主張而科道官輒持
之養謙止須不許前進四月使叅將胡澤来諮戒敢奏姑聽
媾和以伸其討
其咨略曰倭奴無端侵爾勢如破竹據有三都虜爾王子皇
上赫怒興師倭虜竟遁復地二千餘里所費帑金不貲士馬
物故亦不少朝廷之待屬國恩義至此皇上罔極之恩亦已
過矣今倭奴畏威請降天朝正宜許之爾國粮盡人相食又
何恃而請兵耶旣不與兵向於爾國又絶封貢於倭奴倭奴
必發怒於爾國而爾國必亡爾國之言朝廷必信爾為倭請
封貢則倭必益感中國而且德朝鮮罷兵而去爾國君臣遂

苦心焦思以修句踐之業云云其言縷縷千百
胡澤在舘月餘朝議不決澤督報甚急領相柳成龍上劄言
我國旣無以自振但倚大國以圖興復而宋經略李都督皆
已罷去顧侍郞繞至所言一向堅拒任事之人拂然不肯同
心則我國之事無乃益睽孤乎請封義固不可惟當詳具近
日事情奏聞以聽中朝處置累啓五月　上乃許之
時備局諸議皆如成龍言　上不得已從之五月十七日接
見胡澤許以奏聞
○後數日忠淸監司李廷馣請從和議引句踐范蠡爲證時
議大斥臺論峻發至請置極典日月錄 混定錄

○初領相柳成龍以顧咨事欲入對稟定請左叅贊成渾同入 上問奏聞當否渾以為國勢危如一髮須少緩兵鋒可圖自強而顧侍郎手握大兵高下在心我國既不能戰又不能守只禁中朝之和似是失策 上不答廷龜狀啓適至左右爭言廷龜可斬渾素知廷龜有忠信大節且嘉其言出肝膈啓曰此人未可深罪無伏節死義之心不敢為此論 上盛怒渾不敢畢其說成龍亦不敢發言而退自是三司交章攻和而柳永慶亦主之成龍曰令公墓碑當書不主和三字蓋譏之也 牛溪行狀 荷譚錄

○渾遂惶恐而出罷朝 上有詩曰一死吾寧忍求和願不

聞如何倡邪說敗義惑三軍仍傳曰奸人邪說惑世誣民一
至於此凡令朝廷處置及邊將所為皆為渾邪說所誤命榜
示朝堂 混定錄
○渾無以自明六月上疏待罪辭職答曰有懷必盡人臣之
道況人之所見不同何妨之有卿勿辭更加盡言所懷○是
月二十七日 上下教至有欲傳位世子然後任行許和事
柳成龍上劄辭職優批不許 日月錄
○主和誤國四字成龍自省無是當癸甲之間人民相食國
勢危甚朝夕難保而力不能圖敵成龍以為外循天朝羈縻
之計少緩賊勢而內修戰守之備徐為後圖自計令日謀國

不過如此不悅者於書冊間尋出好題目以相汚衊此則當笑而受之耳（西厓與趙月川書）

○六月慶安令瑶入對論成渾為主和之人又言渾援引他人以蓋己罪云云（瑶逢渾於路傍民舍有所酬酢而歸奏達如此）渾又上疏自明曰五月入侍之日左右有深論廷馣之罪者臣深惜其人恐得重罪初陳廷馣可罷之罪又論廷馣忘身憂國之心雖令書狀極為可駭而其誠可取且非不知言發得罪而忍死以言至於奏本之論則我國受皇朝罔極之恩以保宗社庶幾可以討滅讎賊而東征將士不肯力戰乃開和事以為不戰之計謾言賊歸以做必和之說賊不從命肆凶如舊則蒙蔽欺

罔之事作矣去冬奏請之中乃發其欺罔之實為科道所憚
則又不肯反躬自責乃致忍於戎曰以怨報德又曰人心之
險一至於此又曰朝鮮狡詐又曰吾怕爾國殺戎其為激惱
亦極矣臣謂今日所賴者天朝耳天下事皆出於將相大臣
令之怒戎者如此將何以善其後乎竊懷憂國之心及其胡
叅將之來也留月餘而奏本之論未定臣妄謂國之存亡在
此久留其使漢失其心臣又聞退守鴨綠之論甚盛撤還劉
兵之令已至臣誠惟恟不勝危急竊見顧侍郎手握大柄高
下在心將欲攄憤於戎誠易為力是以欲據依其咨以奏形
勢之實然而曰天兵旣不再舉戎又曰入於危急分闘大臣將

欲受降而退賊小邦何敢沮止其事以欲必伸己志乎唯願終始極濟云云以之分明說破則在我復讎大義無所撓害而將相大臣亦無所攖拂矣蓋其時奏聞大指但欲開陳賊情而已不欲說及受降事故臣以分明說破爲言臣之本心唯此而已至於與賊通和則臣不萌於心不作於意矣臣雖謬妄亦有愛惜名節之心臣何所利自陷於秦檜之古跡要以得罪當世遺臭後世乎臣病重恒不得出入六月間有親舊瘟疫垂死者力疾往見其還也日已昏暮路逢所識持脈者在路傍民舍臣暫入相慰慶安令珉亦在其座問臣曰近有外謗未知何事臣答曰頃日入侍妄論之事皆我之罪也

又問曰朝廷咨奏文之意畢竟如何臣答曰自後不敢叅論
未知何如然似聞胡叅將迫脅不得已畧順其意云云暮夜
忽忽旋即起去亦無多說未知瑶何所聞於臣而爲此說也
瑶之所聞於臣者即不過其時奏文臣所仰陳之說耳非主
和之論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臣不敢欺罔君父以
自絶於天也

○渾旣陳疏辭職而不許又欲再疏而惶恐不果退歸田里
於是臺諫金宇顒等相繼請治渾罪至曰必須早正王法然
後無愧於祖宗有辭於後世云其意蓋欲歸罪於渾將加顯
戮也以此爲時試斥者不遺餘力時李甬瞻鄭仁弘等與柳

成龍角立互相排擯而瞎等倡言主和者成龍反以成渾為

主和成龍真奸邪也由是時人不敢恣意攻渾 日月錄 混定錄

○廷馣色目與成有異而極力相救卒以是為群猜所陷則

君子之用心固如是彼獨何心以崔永慶事誣詆罔極耶 日月

錄

○初渾當倭變之作欲赴難于朝而黨議甚峻自念本起山

野方被鉤黨之目朝暮且得罪國雖有急義不可輕自進乘

輿若西幸當哭迎路左如蒙顧問則當隨駕否則惟退死溝

壑耳俄而 上遽決去邠渾家去官路二十里比聞車駕已

渡臨津蒼黃欲進赴而江津阻絕亂兵已梗路矣遂痛哭畀

疾避兵于峽中 上至臨津問成渾家去此幾許李弘老誣指近岸所見處小庄曰此乃成渾所居 上曰然則何不出見我乎弘老曰當此之時渠豈肯來見盖弘老曾往來渾所居知距臨津遠而乘時誣陷如此 駕至義州弘老聞渾赴東宮之召追入成川言於 上曰成渾負一國重望而已歸於世子事無可為者及聞渾到行朝則曰成渾之來為世子圖禪位也 牛溪行狀

世子在成川便宜拜渾檢察使已而渾請入朝世子許之見于 行在大臣尹斗壽啓曰善人天地之紀綱請加褒陞於是拜右參贊 此後尹之坐罪由此云 渾上箚辭答曰間關到此良用嘉

恱國家賴卿恢復今此陞職於卿晚矣勿辭寄齋雜記曰趙付朝望月尹斗壽請加資遂陞資憲李恒福曰曾愚人之所不為格陰可謂失性拜都憲上時務九條癸巳
春駕還京萊渾病未扈駕追至待罪答曰卿乃義兵倡國之
恢復可期一時道路事何妨爲勿待罪十月還都時病未隨
駕甲午二月拜左參賛入見 上教曰當初變出蒼黃車駕
過卿廬舍之前卿不來問自知罪重欲死而不得今卿來詣
不勝感激流涕之至卿雖病重宜調理間〻參於備邊之司
謀討平兇逆轉危爲安則死當結草而報之矣渾上疏自劾
上曰緣予之罪國事至此方賴忠賢冀濟艱難卿宜姑忩
予罪間參諸宰之列規畫邊務如何尚蒙卿之力掃蕩此賊

予不敢報御之德而祖宗在天之靈豈不有感於冥冥云云
渾上時務十餘條不踏啓字下備邊司回啓曰十四條無非
爲國血誠當時切務其中第一條罷貢獻貿易市上尤合於
今時請先施行依啓後三日京圻監司狀啓水刺物膳亂後
飢民相繼顚死無路進上令閣重臣獻策若速行則可以救
此云傳曰成渾所獻貿易之策勿爲施行至是因救李廷馣
至於臺啓峻發未幾有追奪鄭澈之擧

○至於定州駐駕之時以御寶委諸尹斗壽任其處置天怒
可想矣 石室語錄

○後丁酉　月裵龍吉等上疏請治李廷馣成渾和議之罪

○胡澤之還 上遂令陳奏使許頊賫奏馳去一如碩洛之意澤還報養謙養謙亦上奏極陳賊情乞解軍務

○科道劾養謙主和罷去孫鑛代之

○九月頊至京師呈奏文兵部大喜以為倭誠心納款奏請收小西飛入京詰以三事一但求封不求貢二一倭不留釜山三亦不侵朝鮮如約即封不如約不可小西飛請遵約束指天為誓時沈惟敬盛言倭誠心效順今若遣一介行人往誘秀吉則倭患可戢石星定議許封而許弘綱等猶力爭之及頊賫本至石星始排衆論力主准封之議

○兵部奏更遣惟敬挾小西飛入倭營宣諭許封令盡撤屯

歸國
○九月皇朝以臨淮勳衛都督僉事李宗誠差日本冊封正使都督僉事楊邦亨爲副使
○乙未四月宗誠等出來賫冊寶金帛往封秀吉爲日本國王令留戍都城倭撤盡方行小西飛彈守䝉天朝服歸置於橥下出入必偕惟敬偕來先向釜山
○以户判金晬吏判李恒福爲正副使接伴
○萬愼爲惟敬接伴從入倭營行長對惟敬不許伴臣之坐愼勃然起出行長曰致敬天官頗失禮貌迎坐謝之曰朝鮮之扶持者頼有此等人惟敬謂行長曰倭兵盡撤之後天使

當下來行長留惟敬于營自乘輕舸往見秀吉言之即還渡
海兼請戒國通信使
○行長始送譯都司還一云譯拘於清正營以計脫出
○宗誠等連遣使促倭渡海於是行長先撤熊川數陣及巨
濟場門藏洋浦等屯以示信且使惟敬移咨云行長待候天
使而迄無先毅諸酋疑如平壤見欺願天使速入倭營當悉如
約日月錄
○初上痛斥和議而大臣曲從經略意旨陳奏倭情不星仍
以得決大議至是宗誠等言天朝使臣奉詔入日本朝鮮豈
容無同行使臣乎促令差遣使价　上益怒委責備局諸宰

○八月副使楊邦亨因兵部劄付先發南下到釜山倭遂巡
不卽撤去更請上使人多疑之
○石星信惟敬言又急於退兵屢促宗誠前去雖朝議多異
而猶憤然以身當之
○九月正使李宗誠率小西飛追發到南原爲久駐之計
○宗誠好食蛙守令以民責納霜落之後得之甚難
○孫鑛移帖云倭酋累請天使而天使怖畏逗留極辱皇命
云宗誠乃入釜山
○十月宗誠至釜山行長等不卽來見始言將往報關白定
奪後迎去行長入日本數月始還猶不明言撤兵又與惟敬

先行過海托言講迎使禮節人莫能測 西崖集

○宗誠邦亨等到伽倻寺拜佛甚恭伴倘謂從事李光胤曰何獨不拜先胤答曰我國之人知拜孔子不知拜佛蓋中國之人凡見塑像必拜之 芝峰

○丙申正月惟敬獨與行長往日本惟敬錦衣登舟旗上大書調戢兩國四字立船頭既去久無回報盖惟敬先入日本以蟒龍衣玉帶翼善冠及大明地圖武經七書私奉於秀吉其他珍寶多所陰賂又娶阿里麻女與倭合故皆為其所操縱也

○宗誠乃開國功臣李文忠之後以功襲爵紈袴子弟癡騃

不經事時有福建被搶為倭者二人来言願勿過海事極難
測一去則必不得復還倭實無受封意願公早決宗誠懼甚
四月初三夜半微服逾到南原與前留胡都司馳向京城陪
從唐人即皆逾散詰朝倭始覺之分道追逐散伏唐人幾半
執捉邦亨時未起義智馳到衙門見副使不動謂其屬曰好
矣平明倭酋沙古衙門率三百倭追之邦亨招義智謂曰追
之亦不及且我自有處分事若畢成當自入来令不可追義
智曰老爺之言有理即令勿追邦亨招譯官曰天下萬
古有如此醜事耶以堂〻天朝使臣来臨小邦事當光明正
大豈有逃出天使乎丈夫死則死耳豈可顧一身而不顧朝

廷耶本國則一家其於倭人笑侮何爾國驚動輕興兵馬則大事不諧爾將此意轉報習日邦亨親到正使衙門論責下人等令放心皆流滂邦亨笑曰惟我在此勿爲外夷所笑照點行李金印一則閼白封印一則正使印宗誠只持節而出也

○時宗誠挈一家丁扮作差官様背負黃袱垂面紗鳴鑼而出招守門倭有急祧可開門倭信而開之遂跳去夜黑不辨咫尺徑取山路誤抵蔚山天明望見乃賊壘也竄山谷不食者三日適遇我國哨探人從達慶州遂還京城仍歸皇都

○時倭人等待行長出来將即撤兵故一應卜物盡數載船

及聞此言還爲解下群倭痛哭曰吾等入歸無期云邦亨仍
警曰我等到此累朔汝不撤兵故正使大怒而去雖無上使
我及印信在矣上使必到南原汝等撤兵則必重還汝不吾
信則以我載船覩終始可矣宣諭愈勤倭子等感激稱歎皆
云印勑及楊爺在此不復怕矣獨淸正聞天使適還甚欣悅
曰我以爲非實天使徒爲欺罔果然
○先是李恒福啓 上曰宗誠富貴家人徒事支蔓行止多
乖必辱命和事之成不可知果驗 日月錄
○伴接使李恒福持副使呈書上京本國遣沈友勝具由奏
聞 帝怒命逮宗誠下錦衣衛獄邦亨陞正使惟敬爲副陳

雲鴻奉勅來宣

○行長還自日本聞上使之逃欲大發兵追邀副使宣諭止之嶺南諸屯之賊如前耕農殊無撤去之意 日月錄

○五月清正撤兵渡海四十六屯連續撤歸只有釜山四屯 上同

○時行長又請我國信使曰朝鮮無使則只是只天朝和也必得朝鮮使臣然後大事可完惟敬然其言遣其姪沈懋時催發不得已初以武臣李逢春稱跟隨陪臣隨行七月柳成龍啓曰必得備諳賊情者可保無虞黃愼明敏有膽略且有論爽不貳之節請以愼遣之 石室語錄曰我國無通信之擧天使令我國擇明鍊者一人隨

以的當陪臣隨往

○文學黃慎陞敦寧都正爲通信正使大邱府使朴弘長爲副愼以惟敬接伴使在倭營已兩年至是又有是命人皆危之愼略無幾微色八月初四日乘船與平調信同向對馬島

○海中遇風船幾覆舟人皆顚仆愼獨整坐作誓海文以祭有豹虎叢中旣持二載之節蛟龍窟上又泛八月之槎四千里行役何敢一毫憚勞三十年工夫正爲今日得力等語投之而風即定至對馬島與天使向大坂 日月錄

○愼初到倭營抗禮言曰我國受封於天朝內服也爾國未受封於天朝化外也我當爲上玄蘇等曰吾輩則以實事爲

貴似此禮貌間事實不關乃上愼而降坐云（石室語錄）

○邦亨等至日本關白盛飾館宇欲迎命會一夜地大震關白方在五層樓上傾倒壞毀僅以身免宮姬四百餘人壓死天使所館亦壞天使扶出僅免邦亨千摠金嘉猷惟敬票下朱璧及家三四名皆死（四四千戶大村忽陷為澤澤又有雨毛五色之變）遂迎候於他舍與兩使一再會初若受封者然忽大怒曰我放送朝鮮王子當使王子來謝而使臣秩卑是慢我也愼等不得傳命並從邦亨惟敬等回亦無謝恩天朝之禮盖關酋所求甚大不止封貢惟敬與行長欲臨事彌縫苟且成事不以實情聞詣天朝與我國事竟不諧云（日月錄 西崖集）

○天使〻之拜跪受詔秀吉曰朕聞有瘡不得爲拜且多拘辱之意至於愼等侮辱益甚加以悖慢之說曰汝國有四大罪王子放還後迄不修謝使臣以秩卑尙充惟有小郡自前侮我歲貢不修朝聘不至且冊使逃還亦爾國之過又責行長等曰汝輩久在朝鮮殊無所幹之事今欲約和回兵是何意耶淸正請再擧之朝鮮家康行長力止之云 日月錄

○所要七件事曰割地曰封王曰通貢曰印顆曰蟒龍衣曰冲天冠而其一欲效單于之於漢室悖慢無禮說和者獨摘封貢二件告于當事之地 簡易集

○行長每請愼以享禮愼曰使事不遂義當不食此國飯況

領宴樂予行長又要兩使請愼叅席愼抵拒不從行長終始
遜謝
○冬十月愼遣人奏倭國不受封事情
○朝廷見黃愼之啓知淸正再寇之擧李元翼入對陳淸野
之策　上掩泣曰禦賊之事委卿〻馳下兩南戮力措置毋
以予復有龍灣之厄也元翼滂泣抆淚而退直下嶺南爲淸
野計傳令兩湖刻日奉行晝入附近山城 日月錄
○十二月天使還渡海行長護送至梁山而歸愼以不竣使
事欲留待以決兩使曰倘不傳國書是將完歸也我等雖傳
詔而封事不諧是辱命也促愼同發愼復命因陳賊再動之

意　上命特躋嘉善臺諫劾其奉使不竣無功有罪　上曰予爲其獨勞賞之若慎戍使事是不可賞也蓋上意以和議不成爲幸也

○遣鄭基遠柳思瑗馳奏賊情

諸道土賊之起

時處處盜起楊州有劉賊李能水利川有玄夢忠清道逆亂繼作

○甲午春(記聞曰癸巳十二月) 鴻山人宋儒真謀叛賊徒投寄書于全州云 王惡不恤朋黨不鮮賦役煩重生民不安鷹揚牧野雖有愧於夷齊弔民伐罪實有光於湯武或謟稱義兵將李山謙爾為山謙自明於全州撫軍司杖而殺之(山謙之事見上義兵下)

○都元帥檄湖西逆黨文曰此誠未遏於張網何必有待於虞詡設受降之幕以待歸正之人開還善之門將受出幽之徒

○正月儒真伏誅其黨兵元宗金千壽李春福金彦祥宋萬福李秋金永等俱坐誅捕告人洪瑞洪懿皆加堂上秩月日

○時儒真嘯聚賊徒傳檄刼掠京師震驚 上命領相柳成龍入宿禁中成龍曰當此危疑之際遽命大臣入衛恐益駭衆心 上曰卿不自愛獨不見武元衡之事乎

○甲午夏土賊四起千萬為群而南原雲峰等處尤甚白日橫行出沒作賊其勢日熾官不能禁道路阻梗時雨麥成熟人皆草竊守田之人多被殘害

○南原土賊金希嶺南賊林傑年最橫都元帥使全羅兵使金應瑞搜捕軍潰而退元帥更以尚州牧使鄭起龍為督捕

大將討之八月起龍斬賊李福其黨合于金希

○南原土賊高波率其黨潜到梨橋店〻人来告判官金瑠

發軍四百圍掩店村賊全不撓動從容炊飯持滿突出亂射

官軍〻〻潰走瑠退還賊先伏歸路待瑠至一時突發射中

瑠馬鞍瑠僅以身免走入城中

○金希姜大水高波等合勢剽掠雲峰縣監南偒通于督捕

將鄭起龍〻〻領軍三百餘人馳會雲峰賊徒方亂酒大會

官人及軍卒太半賊黨謀之多泄起龍瑠偒等乘夜進圍賊

知之益張樂無意相戰平明高喊突圍官軍潰走賊衆緩〻

而去

○林傑年盡屠智異山寺刹

○任實之賊亦剽掠官兵屢敗遂殺都將等還竄穴曰全州南原不能當我如甬殘邑敢圖我乎南原等七邑軍勝捕回文山山在所聚之賊焚山斫木四面攻圍賊不能支登高據險連日飢困不能戰官軍乘夜捕殺百餘名回文山路始通

○乙未春嶺南官軍討殺內賊金希姜大水長城人又殺高波山郡道路始通

○丙申七月鴻山賊李夢鶴兵起夢鶴性本兇狡初為禍胎見國事艱危與韓玄等潛謀不軌嘯聚無賴是時人民困於亂離侵漁之酷從者靡然不數日兵至數萬陷林川鴻山青

陽定山等六邑林川郡守朴振國被虜兵使李時言發兵討
之官軍再潰告急于都元帥權慄夢鶴圍洪州牧使洪可臣
堅城拒戰累日不下夢鶴曰韓玄若来牧使之頭當懸於旗
移向德山到處居民安堵賊兵聲言上京都中洶懼振威水
原之民皆荷擔而立時賊兵所過耘田者持鋤行商者持杖
奔走樂從朴振國出自賊中告于帥府曰瑞山郡守李忠吉
與其三弟潛通賊黨元帥令監司捕囚公州
○權慄領全羅監司以下諸將士由礪山向尼山道聞賊勢
甚盛令忠勇將軍領兵馳来又傳令嶺南牧率降倭以来湖
南兵進屯石城全州牙兵尹誠募壯士千餘人夜入賊中放

簡大呼賊徒大驚喧譟誠呼曰都元帥金羅監司忠勇將軍
各率數萬兵已到此地明當勦殺賊中懸多脅從者若斬魁来
降可免同死賊徒聞之爭持兵突入幕中斬夢鶴於卧席後
一時潰散韓玄領數千兵屯於洪州李時言與洪可臣進兵
擊之玄就擒斬於軍中後三十三年錄靖難功臣洪可臣等
四人

○李夢鶴京口賊孼也落拓無行為其父所黜往来兩湖間
韓絢之為先鋒將也隷其軍與絢作亂夢鶴先起兵于鴻山
虜其倅尹英賢又虜林川倅朴振國人心瓦解連陷六七邑
韓絢知事不成不應夢鶴進逼洪州牧使洪可臣事出不意

束手無策但閉城而已元帥從事辛景行適至椽召水使崔湖〻領兵入城人心始定武將朴命賢驍勇有謀守制在州境可臣召之命賢即戎服入城〻守益堅夢鶴之初起也誑其衆曰金德齡與我有約都元帥兵水使亦皆通謀必響應衆以為然及屯兵洪州衆見水使領兵入城始知其誑兵氣沮喪夜未半軍潰英賢跳出至城下呼曰賊兵潰散願出逐城中不信命縋英賢以入曉而視之則無所見矣城中始悔縱兵追擊多俘馘其下林億明者斬夢鶴以獻韓絢亦事覺而誅 紫海筆談

○賊以李德馨勳名盛大置對之際籍以為言德馨席藁待

命四十日 漢陰墓誌
○時可臣收聚民兵且召州居武將林得義朴名賢等爲守
城討藍浦縣監朴東善聞變急報水使崔湖發兵欲進救洪
州湖令東善馳來相議東善因聚兵馳進欲直往洪州湖以
水軍非陸戰之卒有持難之色東善大言曰此誠何時而較
水陸之異耶遂盡發水營兵且令保寧縣監黃應聖聚集本
縣之兵同入洪州城〻中得援聲勢頗張於是賊衆乘暗
逃去
○夢鶴徒衆逃散名賢等出城追擊慓傳令搜捕州縣各自
捕囚慓即訊取服皆致京獄 上遣同義禁尹承勳往稷山

按問罪人輕重誘脅愚民從輕放釋致京獄者百餘人正刑
者孥籍如法大赦宣諭中外
○忠勇將軍金德齡死於杖下 詳下
○郭再祐被拿蒙 恩還鎮
○夢鶴以先鋒將聚兵於定山雙防築幾至六七百七月初
六曉入鴻山捕得縣監尹英賢仍向林川又捕郡守朴振國
初七陷定山縣監鄭天卿挺身走初八陷青陽縣監尹泳緒
又逃數日之間衆至數千初九陷大興郡守李質粹又逃入
山中作牒送人由新平大津達京呈備邊司以大路已塞故
也賊衆持兵者如軍官武士輩數百外皆村氓赤手云初九

賊將把洪州先是州官屬李希壽申兩人告牧使洪可臣曰吾等詐降詳探賊勢而來俱往先待驛路上號言願爲賊役於大興相見到縣據椅召見賊言令日尚早欲向洪州李申曰洪州守城堅固不可猝入吾等先往更觀虛實來報然後可往吾等亦當爲內應賊仍留不發翌日待其回報不來既乃發向李申回告可臣治城守之具益加堅密州召武將朴名賢自初入城徵使倚以爲重多聚武士之有名者體察從事辛敬幸功臣錄作辛敬行適到內浦聞變而傳令隣邑守令水使崔湖亦率兵而至措置完備此皆李申行計緩賊之力也名賢遣武士邀賊先鋒多有所捕賊進陣州城二三里許凡五

陣〻各千餘兵臨夕賊將數人馳馬城下呼曰天運如此城
中人何不出而應之夜城中放火砲火箭燒東門外人家光
燄燭天兵使李時言由温湯直指洪州已到禮山無限城御
史李時發陣維鳩中軍李侃陣青陽皆將向洪州軍聲大振
十一曉賊自清遁走名賢率城中兵追至青陽賊屯聚拒敵
崔湖及諸將兵又多來到賊管下金慶昌林億命太斤等三
人斬夢鶴頭納之烏合之衆一時散落京居兼司僕韓珣指
授夢鶴使之擧兵而退在沔川鄉庄坐觀成敗賊黨見捕者
多以絢爲謀首捕絢鞫之情狀畢露同謀來〻者盡爲逮捕
伏誅 甲辰漫錄

○初逆報甚急訓鍊大將趙儆自請領所將京兵八百往擊
之都監都廳尹敬立亦隨之十一日發兵出城行至振威賊
敗報至命班師徵黃海江原京畿兵馬至是皆停金慶昌林
億命特陞嘉善太斤擢授六品實職未幾臺諫以慶昌爲次
功論降通政李申等亦除六品實職李時彥以首功陞嘉義
崔湖嘉善李時發通政洪可臣通政朴名賢初未蒙賞朝廷
屢請然後陞嘉善

○時彗星犯紫微帝坐甚急賊平便消

○甲辰四月錄靖難功五人洪可臣朴名賢崔湖李景行林
得義

金德齡　贈兵判　正宗戊申謚忠壯

潭陽府使李慶擶長城縣令李貴交章薦光州儒士金德齡于監司李廷馠轉以啓聞

○癸巳閏十一月德齡聚軍潭陽得數千人請命於都元帥權慄以超乘使為章又自黻褊裨曰赴節其下皆有私號德齡少有絶人之勇至是居母喪自起復其起兵檄文有曰光州喪人金德齡敬告于道內列邑諸君子德齡早負不羈志功請纓變生之初厠身行伍討非不深只緣老母嬰疾日迫西山終養情切絶裾未忍蟄藏兩歲撫釰東顧而已今則母既終堂臣可盡節割情衰麻徇變金華方略縱愧於嫖姚義

氣竊慕于士雅兵務精不務多願得兵中壯士千餘人以從

云云 日月錄

○德齡先州石底村入勇力絕倫追及走狗磔其肉而盡食

之騎馬而馳由小窓入一間房即回馬躍出登樓屋之上橫

卧而轉由簷而墜入樓中背開竹林中有猛虎佩弓持鎗而

往以撲頭先射之虎張口奮迅而前德齡挺鎗迎之刃出頷

下揷着於地虎搖尾不敢動李貴薦書曰智如孔明勇過関

羽世子召拜翼虎將軍　上改號曰超乘將軍常佩雙鐵椎

於腰下左右重各百斤一國以為神將先是晋州牧場有悪

馬逸出蹂踐禾穀超高如飛人莫敢捉德齡聞之即往勒而

騎之馬甚馴倭聞之甚恐謂石底將軍蓋誤認爲出自石底也名臣錄

○使都有司前僉正奇孝曾出檄文曰將士雖赴戰父母妻子盡入於山城旣有不虞還其兵而守禦此實戰守之上策收聚之穀一以資赴戰之士一以備守城之急山城中巖金城爲曾備之歸而巖左勝將爲一道主將之所云云日月錄

○初德齡家習儒業謙晦下人故人無知者姊夫金應會亦慷慨士也屢勸使起兵討賊德齡疑未決至是與所善壯士崔聃齡等數十人起兵募得精壯五十餘人德齡所乘白馬

亦如其入日行千里所向無敵賊莫敢交鋒

○甲午春遣宣傳官宣諭加賜忠勇將軍號上同

○德齡謁世子于全州世子御北亭以試其勇德齡鎧甲馳馬即還潭陽上同

○德齡領兵向嶺南其先文有潭陽淳昌金海東萊釜山來海對馬島日本大坂指絡因移檄嶺南有曰志存章句業非弓馬母氏臨年兄又戰死乍隨行伍旋即辭歸上念國耻幾撫中夜之劒下憤兄讎每縈沾食之淚私禍未悔母今見背情事粗畢身可許死云云

○在南原時鎮廣寒樓一一調兵以本府幼學崔聃齡爲別

將

○屯晋州大設屯田元帥以全州出身屬之命諸道義兵盡屬忠勇軍

○甲午八月命體察使尹斗壽督德齡討賊斗壽麾管下諸將會元帥權慄統制使李舜臣等進兵巨濟郭再祐私語德齡曰今聞此擧由將軍募帥府而致之然耶曰否曰將軍究得跨海滅醜之策耶曰否曰國家之恃以擧事軍卒之倚以赴敵者將軍今將軍之言若是耶德齡曰吾亦不知此役之首末據窟之賊何以制之再祐歎曰噫事可知矣今日之事要試將軍之勇將軍名滿虜境凶醜退縮倘令輕進示弱則

殊非善後之策即馳報元帥請還退以待後變如是者屢元帥不從諸將不得已登船賊大陳旗麾登城排戰宣居怡謂德齡曰將軍之勇可施此日德齡乃雙竪翼虎旂鼓譟前進鐵丸如雨無以為計乃退師諸將遂還德齡以此益失衆望元不得於左相 日月錄

○乙未九月德齡起軍三年未建寸功且尚残酷多殺無辜尹根壽捉因晋州因啓于朝故拿来囚鞫明年二月蒙宥還鎮其後言官劾守令之浮誕者 上批曰此人浮誕果如長城倅李貴者乎翼虎之言更勿出口

○丙申秋李夢鶴之亂得文書有金崔洪三姓及韓玄訛縛

元帥問之招曰金德齡崔聃齡洪季男也又曰郭再祐高彥
伯皆我心腹也慄即具啓分遣軍官逮捕時德齡承元帥討
逆之命自晋州到雲峯聞湖右平請往還本家慄不許遂還
鎮即下晋州獄　上見慄啓下廷商議或曰德齡勇力絶倫
不可踈虞可令體府招致軍門因以擒之便或曰一狂生不
可以詐取例遣宣傳官都事拿来便　上曰宣傳武人不可
委送乃以承旨徐渻率宣傳都事以往德齡已繫獄矣遂拿
致禁府推鞫再祐等亦被拿未久蒙恩還鎮德齡無故被拿
冤之者衆當路皆忌無一救者或有飛語德齡殺人如麻又
有叛相不誅必有後患且囑刑吏使之速殺凡二十餘日刑

訊六次脛骨已絶尚能膝行終杖肶髀猶存縷命動止如常從容供招曰臣若有異志豈於當初承元帥之令來到雲峰又承令領兵還鎭乎但臣有萬死罔赦之罪癸巳慈母終堂忘三年之哀奮一天之讐割情變服杖釰倔起累歲從軍未建寸功不伸於忠反屈於孝罪止於此萬死難逭區〻寸情天地鑒臨但言勿殺無辜崔聃齡　上曰德齡不有刑杖真是賊也獄門出入時疑其勇力拿縛大木擁圍而行竟死杖下

○德齡起兵三年名滿華夷前在湖南手持兩虎誇異倭中倭奴畏憚清正聞其威名潛遣畫工圖其形像而見之曰真將軍也常自戒嚴後聞其死欲知真僞請御府而見忠勇將

軍元帥答以還家終喪及詳知其死酌酒跳踉曰西湖無憂矣亂中雜錄

○時時相忌其威名欲因此殺之鞫刑甚酷德齡曰我受國厚恩豈從逆雖反耶怒而奮迅鐵鎖盡絶名臣錄

○賊黨之引德齡也 上大驚曰德齡勇冠三軍如不就捕奈何徐渻曰韓明璉亦驍果使明璉圖之而以金應瑞降倭五十人助之 上命渻往捕行到全州權慄已囚于晉州矣慄亦慮其拒命密使成潤文圖之潤文密請德齡議軍務德齡以單騎來潤文執其手曰朝命捕君德齡即號曰 上有命何至如是頓反接我潤文哀其寃但鎖其兩手送于獄

消聞德齡已就捕狀聞曰權慄使德齡討夢鶴則四日遲留觀望成敗故因之云其八字遂為德齡之斷案而不得免人皆咎之（紫海筆談）

○德齡端雅如儒士嘗有詩曰絃歌不是英雄事劍舞要須玉帳遊他日洗兵歸去後江湖漁釣更何求其志可見而未及成功報名太盛竟死非命南人至今傷之（名臣錄）

○德齡祭晉城戰亡人文辭慷慨言意暢切不可以狂生武士之名斷其人也時有權仁龍者亦有神力亞於德齡後亦以非罪死於逆獄云（日月錄）

○一說朝廷疑德齡命帥臣陰招至營仍縛之消曰德齡非

叛者遣一使捕之即就拿何必行詐　上疑滔易言怒曰汝往捕之

○權韠嘗夢得一小冊乃金德齡詩集其首一篇曰醉時歌其詞曰醉時歌此曲無人聞我不要醉花月我不要樹功勳樹功勳也是浮雲醉花月也是浮雲醉時歌無人知我心只願長劒奉明君旣覺悵然悲之爲作一絶云將軍昔日把金戈壯志中摧奈命何地下英靈無限恨分明一曲醉時歌石洲集

丁酉倭寇再出李舜臣珍島之捷

丁酉正月賊將淸正等領兵船萬餘艘渡來復修西生島山

等舊壘報言王子來謝遣權慄等齎奏告急于中朝撮要 都
元帥權慄留大邱聚各道兵二萬三千餘人定將分兵于賊
路南原府使崔瀛與山城別將申浩聚七邑兵修蛟龍山城
○統制使李舜臣被拿以全羅水使元均代之
初全羅左水使李舜臣以本鎮僻左難於控禦閑山島在巨
濟南三十里山勢周回便於藏船倭船欲犯湖南則必由是
路請移營閑山島從之癸巳八月朝議以三道水軍不相統
攝請特置統制以主之遂以舜臣兼三道水軍統制使本職
如故舜臣以陸地困於軍興請於體府曰但附一西海浦則
糧械自足於是煮海販鹽積穀鉅萬營舍器具無不完備募

民完聚為一巨鎮統營後移巨濟又移固城龍浦

○先是清正等畏我國舟師尤忌舜臣欲從反間以去之行長使要時羅往來金應瑞陣輸誠納款願為朝鮮人應瑞信之特加存恤因報帥府優賜褒賞自後往來無常來則衣戒衣冠賊中聲息一一傳報甲午九月行長義智等送要時羅於應瑞期會咸安要與講和應瑞報帥府權慄轉聞于朝乃令應瑞進探情應瑞率百餘卒先到玄蘇竹溪調信等率倭卒百餘先來少頃行長義智率卒倭三千餘放三大砲解佩劍步入與應瑞對坐議天朝封貢事行長以和事不成歸罪於清正日暮罷歸

應瑞一名景瑞後以全羅兵使坐此見罷乙卯蒙恩拜北
兵使戊午深河之戰投賊死
○至是又使時羅密言於金應瑞曰今此和事不
成由於清正者甚疾之某日清正當渡海朝鮮善水戰若要
諸海中可以取勝應瑞馳啓　上台備司諸臣問之尹根壽
以為機會不可失黃愼曰二賊雖曰有隙臣未聞自古奇謀
秘計出於敵人者也　上顧謂領相柳成龍曰此言正是卿
意如何乃以愼差慰諭使密諭舜臣舜臣曰海道艱險賊必
多設伏兵以待多率船則賊無不知之理小其衆則反為所
襲遂不行時羅又至謂應瑞曰清正今已下陸何不截要洋

中佯為恨惜之意事聞朝議咎舜臣可斬李元翼明其不然

上遣司成南以信往閑山廉訪回奏曰清正留海島七日我軍若往可縛来而舜臣逗留失機要時羅侍言本國曰清正以单舸渡還海中遇風留泊數日我急通于李統制而李疑懼不来時朝廷方疑舜臣虚張大言欺罔君父於是拿下金吾命大臣議罪判樞鄭琢言舜臣名将不可殺軍機利害難可遥度其不進未必無意請寬恕以責来效

○拷問一次減死充軍南民以閑山為保障舜臣為干城舜臣在道男女老幼皆遮道號哭及聞其罷人無固志●

○行長曾以馬島事戒國至是嘯見我人詐請通款朝廷欲既出被虜王子使應瑞往議秀吉因此行間

○舜臣柳成龍所薦也與成龍不協者（即北黨）譖然以失軍機爲罪意在累成龍也時議方峻人皆縮頸獨鄭琢上劄救言無罪得不死（菊圃瑣言）

○丁酉三月 上以舜臣功過相準命從軍于帥府

○舜臣老母在牙山聞舜臣下獄憂悸以死舜臣出獄道過牙山成服即赴權慄陣中人皆聞而悲之

○時在廷諸臣論議分岐尤甚西人主均東人主舜臣互相攻擊置國事於度外（陷舜臣者皆東人之北黨此說誤）

○均初附舜臣聯名奏捷及舜臣爲統制均恥出其下始貳於舜臣不遵節制至是均到閑山盡變舜臣約束狠愎自用

軍卒怨憤嗜酒酗怒刑罰無度號令不行
○舜臣在鎮作運籌堂與將士會議其中均乃貯妓妾園以籬醉不省事一軍離心皆曰賊至惟有走耳
○行長又遣時羅紿應瑞曰倭船某日當添至朝鮮舟師猶可邀擊應瑞信之言于元帥促均進兵均盡率舟艦前進見賊退泊加德(在熊川)賊掩擊大敗退至漆川島(在巨濟)權慄檄召均杖之督令更進均到軍醉卧夜半倭來襲之軍潰走死(記聞)
○初六月舟師諸將自閑山下海與賊交戰寶城郡守安弘國敗死(日月錄)
○賊船自月初連絡渡來元均與諸將進探水兵諸將至熊

川海中遇賊交戰右水使裵楔為先鋒破賊船十餘艘奪軍
粮二百餘石賊勢愈盛乃退師請援
○權慄到昆陽以元均不自下海畏賊逗遛傳令拘致杖之
曰國家待汝以高秩者徒為安享富貴耶是夜均含憤而退
至閑山掃率留防兵馳到釜山賊兵千餘艘又出來均督檣
進船賊兵波散似不能支均乘勢進薄不知止舟人皆曰水
宗已過馬島將迫運船失便我無生道均聞之遂急令反棹
舟適逆洋使檣無功全羅右水使船七隻先漂東去均督諸
船急退晝夜檣役僅達加德島賊兵知我軍失勢即發新舊
兵船亂逐我軍退永登浦軍人爭取薪水賊先已夜發輕船

下陸設伏〻兵四起砲鼓震海均等蒼黃失措急引船退於
温羅島賊兵四至酉日已暮天水暝除均夜聚諸將議曰賊
勢至此天不助順今日之事一心殉國而已裴楔曰能勇能
怯兵家要略失勢於釜海見敗於永登兇兵已迫我勢孤弱
勇無所施怯可用矣均怒曰死而後已汝勿多言楔乃還船
私與所屬諸將密謀退師夜半賊兵潛令鳧居舸客穿我船
之間伏形勢又以兵船五六潛繞船將卒皆未知之七月十
六日平明伏兵船先被焚破均大驚擂鼓鳴鑼放火箭報變
忽各船之旁冦船突入鐵丸交轟軍卒失色均始覺追捕不
及督諸軍放砲接戰勢如崩山楔觀望退却均使軍官拿致

楔非之戰方酣率管下十二船退走均力不能支與諸將擧
碇而潰棄船登陸賊兵追下亂殺均等皆死諸將及軍人死
者不可勝計均素肥壯日食一斗飯五束魚腹重不善步戰
坐樹下休息爲賊所害
○李億祺崔湖等赴水死戰船百餘艘皆沒
○裵楔率其戰船而走其軍獨全還至閑山島縱火焚廬舍
粮穀軍器徙餘民之留在島中者使避賊而去舜臣所儲粮
資兵械爲數年資者皆燼
○賊乘勢西向南海順天次第陷沒至豆恥津下陸長驅兩
湖大震

○權慄使李舜臣往晉州收拾散卒未幾復用

○閑山敗報至朝野震駭 上召見備局諸臣問之惶惑不知所對慶林君金命元兵判李恒福以為方今之計唯復以李舜臣為統制使乃可 上從之還授李舜臣官拜三道水軍統制使時舜臣由晉州西路向求禮見賊船已迫津口由谷城指西海而去時裵楔以十二船退保珍島碧波亭舜臣馳赴之 日月錄

○八月賊船進泊岳陽嶺海五六十里之間船艘彌滿望若無海九月秀家由蟾津入閑山先以千餘艘向西海 上同

○九月賊酋來島守 朝野記聞曰賊將馬多時 領兵船數百先至珍島李

舜臣留陣鳴梁集避亂船百餘隻假為疑勢賊至舜臣佯若
不戰賊見我師弱爭來掩圍肉薄亂戰忽於將船吹角旗
麾齊擧因風縱火延爇諸船舜臣遂秉勢奮擊死者如麻先
斬來島守首懸於檣上將士賈勇義氣百倍追奔斬殺數百
餘級燒溺死者不可盡數賊僅以十餘隻逃脫而我船皆無
恙其後賊中論兵必稱鳴梁之戰 同上

○初舜臣聞命單騎馳到會寧浦時新敗之餘舟船器械蕩
然無存道遇慶尚右水使裵楔楔所帶戰船只有八艘又得
鹿島戰船一艘楔曰事急矣不如捨船登陸自托於湖南陣下
助戰自效舜臣不聽楔果棄船而去舜臣召全羅右水使

金億秋收拾戰艦約曰吾等共受 王命義當同死生國事至此何惜一死惟死於忠義殘亦有榮時兩南盡爲賊藪行長在陸路義智在水路舜臣起板蕩之餘獨以瘡殘餘卒領十三戰船邀巡於碧波亭洋中見者危之一日忽下令軍中曰今夜賊必襲我各宜整軍戒嚴是夜賊果潛師以來舜臣令諸軍無動時月掛西山山影倒海半邊微陰賊船多從陰黑中來將近我船於是中軍放火砲納喊諸船應之賊知有備一時放鳥銃聲震海中舜臣督戰盡力賊不敢犯而退舜臣回軍在右水營鳴梁洋中天明賊船五六百蔽海而上其將馬多時素號善水戰人皆憂懼時湖南士庶乘船避亂者

皆聚陣下倚以爲命舜臣乃先令避亂船次第而退排列布陣爲疑兵出沒洋中自領戰艦當前直出賊見之各自搖櫓鳴鼓奮勇直進旌旗樓櫓蔽滿海中我軍見之失色時早潮方退港口湍悍巨濟縣令安衛順潮而下風便迅駛船行如箭直衝陣前賊四面圍抱衛冒死突戰舜臣督諸軍繼之先破賊船三十一艘賊少却舜臣擊楫誓衆乘勝而進賊死咋不敢抵敵舉軍而遁舜臣移陣寶花島時閑山諸將各自投竄與本道避亂民人等奔入諸島舜臣月遣褊裨通諭諸島召收散兵治戰艦備器械煮鹽販貿二朔之內得數萬餘石將士雲集軍聲復振以戊戌二月十七日進陣古今島

○時裴楔驕悖不悛擅自棄師亡歸星州本家舜臣具由啓
聞後被逮伏誅 日月錄
黃石山城敗沒 安陰 郭䞭 趙宗道
秀吉又以金吾爲大將領二十餘將軍卒五十餘萬兵水陸
大進密陽鎭海金海巨濟之路烟塵漲天金吾留釜山時年
十六云
○八月淸正等兵至咸陽先鋒賊數千進至安陰黃石山下
呼曰空城出去則不爲追殺金海府使助防將白士霖縋城
潰走賊入城亂殺前咸陽郡守趙宗道安陰縣監郭䞭等死
之䞭子履常履厚女柳文虎妻皆從死 朝野記聞

自經死

○趙宗道咸安人字伯由號大笑軒中戊午司馬牢落不羈奇男子也以前郡守家居常曰吾是食祿之人不可與奔竄之徒同死草間當明白死耳率妻子入城與學諭尹銑進士朴天佑夜飲憤歎作詩曰崆峒山外生猶喜巡遠城中死亦榮遂與趙同死贈吏曹叅判

天兵再援楊元南原之敗

丁酉天朝特許發兵救濟遣尹承勲奉表謝恩 撮要

○二月右僉都御史楊鎬為經理朝鮮軍務兵部尚書邢玠為摠督軍門摠兵麻貴為提督統領宣大兵二千副摠兵楊

元領遼東兵三千吳惟忠統南兵四千遊擊牛伯英統密雲
兵二千陳愚忠領延綏兵二千陸續過江叅政蕭應宮監軍
戶部董漢儒督餉
○三月又命御史陳效監軍
○麻貴領兵渡江先送浙江遊擊葉鱗至京城募兵作勸勵
歌環示八道歌曰朝鮮素稱禮義邦羞稱武事尚文章當年
島夷紛陸梁崩沙破竹入平壤國君播越在草莽王子繫纍
在扶桑王京一炬半壓坱赤地千里倐日光追思切齒恨何
長不共戴天讐豈忘毋言有志力未遑事由人盡鑑由蒼君
不見卧薪嘗膽治吳強枕戈運甓補晉強又不見壯士有怒

白虹長匹夫敢勇衆難當男兒氣節等霄壤七尺軀宜振紀
綱發奮修政勵廟廊慕戈勤王起郊荒同心上下相激仰何
省威武自奮揚援師洗〻共勵勳掃蕩倭賊如驅羊銅駝王
氣正未央勿效開門揖虎狼種栽荊棘果誰良瓦全玉碎認
誰香一言終古可興邦我今長歌丈夫行願得猛士起四方
永清東海無波揚上同

○楊鎬率諸軍次第渡江鎬駐平壤麻貴以下駐京城貴乃
部分諸將以楊元守南原茅國基住星州陳愚忠屯全州吳
惟忠守忠州六月元等各趁信地

○七月賊寇龍潭向長水助防將李由義等棄師而遁南原

判官盧從齡亦以單騎遁去守兵皆潰獨府使尹安性在府待變由義潰軍入城中掠取餘蔵一時蕩然南原之人亦入城偷取其餘初金沔郭再祐所獲官中之物金誠一以南原去賊稍遠送而蔵之至是全數蕩失安性知賊不來斬其亂民之尤者因駐臨春樓上垂涕出榜告民曰守府之物終為倭得散與百姓無妨但各處雜物蕩然一空無名徵納亦甚未安官物持去人開諭自現輸納則元非盜取萬無論罪之患就其數三分之一給賞(亂中雜錄)

○八月南原府使尹安性發八結軍鑿城壕五日而畢役一千七百餘夫

○楊元領三千兵南下南原以南原據湖嶺之衝城頗堅完路尚志曾補築缺壞城外又有蛟龍山城爲可守之地聚列邑軍修城增埤城外築羊馬墻鑿深壕塹以伴接使閔濬年老還送請得高官守城以任鉉爲南原府使

○初三公李元翼李德馨李恒福交薦任鉉才略陞爲南兵使至是楊元請得文武備具者與俱 上指鉉曰非此人莫可特拜南原府使

○以鄭期遠爲接伴使

○陳愚忠領兵二千進守全州爲南原聲援罷蛟龍山城爲專力府城也

○八月初四日行長等先鋒屠泗川南海淸正等已過草溪咸安義和等進泊昆陽搜山殺掠公私焚蕩兵入光陽兵使李福男退屯玉果

○初六日求禮縣監李元春僉載作光陽縣監李元春焚倉庫避入南原翌日賊入求禮沈惟敬自遼東送管下牛把摠諭行長等使退答曰關白之令必陷全羅勢難中止仍入南原境楊元出徃原川至星宿嶺觀兵而還是夜城中軍民多逃散元分軍守堞督諸鎭同入守城

○全羅兵使李福男自順天至玉果縣監洪堯佐單身待變福男所領之兵亦散只領褊裨五十餘人轉進路過助防將

金敬老山城別將申浩忻然携手誓以同死連轡以進賊鋒已迫城下福男瞋目嘘手曰為君父急難非此日乎酬國家洪恩非此日乎兵由奮銳師以直壯死生禍福何可論乎即令吹鑼角擊鼓徐々從大路由南門而入賊却立駭視詰諸譑人莫不吐舌一說楊元檄召福男福男還延不至達於夜不收催之

○十三日義智行長等先上訪巖峰建大旗放炮吹角諸酋以次分三道以進將倭立上峰上結陣指揮楊元與李新芳在東門千摠蔣表在南門毛承先在西門李福男在北門分隊守堞元令城中禁妄費軍器午倭五名直入東門列立石橋上元潛出立門外城內募人射之一時放丸立斃三賊未

時賊數萬自茶場進於城外百歩之地連續放丸火呼城中放
震天雷賊兵多傷遂退元以爲賊不計軀命白晝而進夜必
攔入多植蒺鉄元親在門外待變夜有三賊天兵出討之賊
燃火達朝百里之間烟氣蔽天十四日賊自星宿原漫山而
下至城外分添四圍土木之役倍前多作長梯以爲登城之
具塡壕作路横結長木於外幾連百餘歩取人家板子依木
列立又穿城外人家墻壁作放丸之穴又結高柵俯城放丸
天兵多死東南城堞一空午又自茶田高叛突進放炮之聲
轟震天地西門賊以輪車載来萬福寺四天王回示城外
大軍益駭元領千兵開門出戰賊退追出石橋外賊兵自門

外潛伏膝行而前以為圍抱之計元急鳴鑼還入十五日楊
元在東門城上鳴鑼數曲城中寂然使人立城上大呼數聲
有五倭走到東門外跪而請命元使譯舌說數語往還數三
元命其管家數人從倭去見賊酋論事行長饋餉送還夕時
行長使五倭騎馬而來見元曰急請空城元曰吾自十五為
將橫行天下今以精銳十萬來守此城退保無命也倭又傳
言曰千餘殘卒豈能當百萬之衆天將有何恩於朝鮮而致
貽後悔耶元又答數語而送受圍累日賊勢日熾內外天兵
相與號痛我國士女奔走哭泣賊知之倍加侵攻十六日賊
催元出城元亦知終難免陷內有棄師之志城中洶懼哭聲

如雷賊兵內薄益急夜二更攔入南西門乘夜亂斫天兵及
我國將士驅聚北門內賊揮刃廝殺兩軍盡沒於北城之內
前後死者五千餘人城內外公私家舍皆被焚爇總府中軍
李新芳千摠蔣表毛承先接伴使鄭期遠兵使李福男防禦
使吳應井助防將金敬老別將申浩府使任鉉判官李德恢
求禮縣監李元春皆死之楊元以五十騎潰圍而出時賊列
圍以木編束刃釰故元多驅駿馬使之超逸馬觸刃以仆又
蹴馬連觸積累元驍勇絕去遂躍馬踏死馬背而出欲活伴
臣使乘其逸騎與之偕出期遠不聞驅馳墮落元再入帶出
不能從諸賊一時來逐元齊放四五馬馳奔之際所乘力疲

則超跨他馬如是周回而去馬亦知人意奔則散走元指呼
則一齊聚首而集被甲翹擲有若易席賊終不能害之云或
曰元長於野戰守城非才而為主將所忌勒使保障累辭不
獲終至於敗云
○時陳愚忠在全州聽兵告急乞援不即發兵經理聞之參
奏拏去棍一百減死充軍後戊戌夏皇朝斬楊元陳愚忠傳
首我國

素沙之捷

南原既陷全州以北瓦解京城震駭都民分散朝臣献出避
之策 內殿世子先幸遂安 日月錄

上議諸大臣公卿賊若來奚乘輿安所之或言寧邊形勢悉固且近大邦可往守之申礏曾為節度因悉陳便否及儲胥饋餉等事終言百官衆多不可不預令備醬以待時人笑之韓（柳川）與南（子安）直玉堂南曰可令申公為合醬使先往寧邊韓曰他人則可申則決不可往南曰何故韓曰辛不合醬（辛與申同音）聞者大噱（識小錄）

○賊兵破毀全州城池清正行長等相議曰壬辰之役諸道皆陷而朝鮮之所以扶持者以有水路能通兩湖也今當分水陸以梗援路即自分軍清正領兵直向京湖秀家行長回軍下南原義弘等向淳昌潭陽餘首或從右路而下

○所過殘滅甚於壬辰逢人則皆取其鼻遇家則焚不遺林
木 紫海筆談
○初陳愚忠全州潰歸賊兵跟追已渡錦江楊鎬自平壤聞
賊迫圻甸馳到都城斷 上曰倘事不利主君宮眷亦可相
救即遣麻貴等領大軍啓行設浮梁于銅雀津先送副摠兵
解生參將牛伯英楊登山遊擊擺賽頗貴等兵數千迎戰麻
貴至水原下寨遣兵葛彖伏于假川上下為後援解生等到
金烏坪以為便於用武分兵三協為左右掩擊之計賊自公
州天安直向稷山初五日黎明先鋒至金烏天兵右出柳浦
左發靈通大軍從大路鑼響三成萬旗齊颭軍皆飲燒酒奮

鉄鞭騣馬突之倭兵亂遂乘勢麾之（寮海年談曰以鉄騎三千擊破賊尸徧）野一日六合賊勢大挫日暮斂兵解生令軍中曰賊明必決戰努力致死毋坐軍律但彼賊走必由山路騎步異勢不可窮追六月平明賊果連炮張兩翼以進白刃輝映毒氣掩日二奇形怪狀驚眩人眼生等應砲突起爭奮鉄椎鞭之中者皆瓜裂合戰未久賊大潰奔逸遂從木川清州而走大軍力竭且麻貴不許窮追乃休兵分道巡之其後賊稱朝鮮三大戰平壤幸州金烏也然自壬辰以來無此快捷自餘但能攻城或自守也

○時楊鎬居憂將釋位廷議以為非公不可特起鎬為都御

史鎬到平壤聞賊迫圻甸移咨令固守無動即兼程疾馳單
吏諫勿輕進不聽入王京與麻貴等諸將上國都南山張軍
樂布陣令夜撰精壯前往迎賊又令二千騎為後援遇賊於
稷山鏖殺其先鋒諸酋大挫直歸海邊巢幕月沙所撰楊經理碑
○是日經理提督請 上出視江上人心洶懼士庶皆荷擔
而立及所沙捷報至京中乃稍定
○初鎬欲試 上一日請曰不俟大舉兵討賊 國王宜與
同往 上即謀天兵南下鎬與 上聯轡出城及渡浮橋御
乘馬為唐卒所鞭趣遂以登 上按轡不危玉容閒安鎬頓
笑下馬坐胡床嘆曰 王可與共事矣時百僚無人追及唯

宣傳官柳永緒追及之 上之下馬進以執鞘上請與同行則鎬不許

○鎬始至語人曰汝國事當使如柳成龍者輔之後有操揑於鎬曰柳某短公謂無濟事才因多為誣揑至貼謗書於殺理門館 西崖行狀

○楊鎬於我國有再造之功而懲毖錄全沒其事有若倭奴自退者然素沙之捷塗人耳目而猶欲以私怨沒之此為成龍大疵病 青野謾輯○西崖集曰賊兵長驅至京圻都城震恐旣而自稷山退去

○素沙之敗賊取路嶺南以還兩湖完邑皆被殘破 紫海筆談

○清正等賊至清州分道而下遍於兩南屯處列邑給牌誘

民受米因民爭入義弘等自淳昌潭陽四散屯守禁止殺掠給牌誘聚降附者不知其數至於開市交易沿途諸賊皆如此有同福生員金遇秋者呈本縣倭將書曰何使非民何事非君願受一廛爲聖人氓以詩尾付曰杖劒渡東海將軍王佐才殺人如不嗜四海盡歸來其後事定鄉中士林錄附倭者罪之時有昌全王三同二谷一之言全者全一縣也曰三曰二曰一者擧其姓而言也 日月錄

○賊分據南邊行長據順天沈安頓吾據泗川清正據蔚山調信屯南海流山島 紫海筆談

○經理乃移檄節中董漢儒屯義州又聲言調南北水陸兵

合七十萬朝暮至福廣浙等水兵直擣日本倭聞亂遂不敢
進
○九月都元帥權慄走至京臺諫論慄恇怯無謀不可為元
帥不從慄與贊畫使李時發領西北兵數千以別將韓明璉
慶尙防禦高彥伯為前鋒追清正至庇安未及 日月錄 朝野記聞
○慄之入朝 上驚曰南方賊勢方熾元帥何遽入朝慄對
曰有旨矣左右曰頃日賊鋒已迫畿甸廷議欲截漢以守非
權某不可故徵之矣 白沙所撰遺事
○邢軍門差官奉勅傳諭曰朕念爾國近在東藩世效恭順
曩年倭奴殘破爾疆土奔播義州哀籲請援朕為惻然特遣

文武重臣帥師東征不啻救焚拯溺伊時舉國猶有同志共
助天討復爾土地還爾王子俘臣而倭奴畏遁俛首乞封朕
念爾生聚未復姑從其請無非爲寧爾也胡休息數年不加
訓鍊狡倭再入張皇奏牘請救天朝于是復有東征之役勞
兵轉餉深歷險阻朕字小之仁恤難之義亦勤矣茲遣御史
一員監軍督戰仍賜寶劒一口于軍門將士有不用命者並
令先斬後奏爾君臣宜舉國努力以助王師無得自絶于天
致貽後悔云云遣鄭崑壽奉表謝恩攷事撮要
○冬十月 上出興仁門外迎 廟社主至權安所行焚香
禮

楊鎬進攻島山

楊鎬移書軍門言當先攻清正斷賊右臂遂與麻貴別大兵踰鳥嶺趍慶尙道恐行長自西來援令中協將鎻義城東援左右兩協將以扼全慶間路又以三協將同我兵由天安全州南原而下大張旗鼓詐攻順天等處以牽行長鎬領大軍鱗次進兵諸將所領合四萬四千四百鎬劄營于慶州

○時清正築城於蔚山東海邊斗絶處曰島山自領大軍留島山分諸賊遮截要路兼送差使於列鎭告急

○十二月二十二日派遣諸軍左協將李芳春從左路中協將高策從中路右協將彭友德由右路兵惟忠扼梁山董正

詛赴南原盧繼忠屯西江防水路
○二十三日早朝鎬只與舌官前去接伴使李德馨元帥權
慄從之夜半麻貴先到蔚山距賊壘六十里貴招楊登山擺
賽頗貴問孰願為先鋒三將爭先遂令賽為先鋒登山次之
賽領精勇兵千餘登山領驍騎二千次第進發未明賽薄賊
壘以大箭射之賊出趕賽手殺四級賽佯退賊追之賽回軍
與登山合擊斬四百六十餘級生擒一小將
○二十四日三協俱進兵左軍圍伴鷗亭賊窟中軍自兵營
之路直衝賊幕右軍圍大和江賊壘鎬躬擐甲冑督戰諸軍
鼓噪奮擊砲殺動天地火箭數百枝相應俱發風迅火烈亂

燒賊幕黑烟彌空乘勝拔伴鷗亭大和江兩窟餘賊逃生走入島山（天兵方搶首級賊已入保島山）鎬麾步兵令馬軍分為八營鱗次屯守又令浙兵一營分截江邊以防水路之賊鎬與麻貴上島山北邊高峰督戰

○二十五日進兵迫城東戰不利遊擊陳寅中丸舁還京城

○二十六日我兵與降倭持挨牌為火攻且填城下井（使賊不得取水）德馨與慄及諸將晝入木柵內賊丸如雨透入牌死傷甚多不獲已撤回

○時楊鎬令權慄獨領士兵為火攻慄督諸將突進斬後進者二人以詢諸軍無不踴躍讙呼而進諸將蟻附而上俱入

柵內進薄城下麻貴望見暗〻稱奇曰元帥能行號令鎬亦

稱朝鮮軍兵力戰助勢深爲可喜事 遺

○時有賊船浮泊鹽江者浙兵多放火箭賊船被砲觸碎有

一賊詣軍前降賞銀出降者相屬清正嚴守城門不許出入

○二十七日天大雨清正副將通書于兵使成允文請和鎬

還送諭之曰清正若來降則當奏朝廷除官厚賞賊答曰欲

戰則戰欲和則和開一面容我出城當議和事云

○賊城中無水每夜出城汲水金應瑞率壯士及票下降倭

伏井邊一夜逮擒百餘人皆飢羸僅屬殼氣諸將皆言城內

粮絶久圍將自潰

○時天雨西風大作凛冽鎬令諸軍設草房為久住計圍之
十有三日〻夜攻城賊大困加以粮盡并渴死者日積清正
將欲自殺每投金寶於城外以援我兵清正副將金大夫持
書傳言曰明當議和鎬擒生倭詰之則曰清正在島山時麻
頓吾黒田甲斐守諸賊俱在此城會議曰天兵累萬粮盡則
回天兵去後直抵王京入犯大明云〻
○西南諸屯之賊聞島山受圍發兵赴援戊戌正月初四日
鎬督諸軍攻城不利招李德馨權慄等曰城險難拔救兵勢
大不得不解圍再圖後舉當夜撤營使擺寨揚登山為殿而
退

○時清正退守内城樵汲道絶詐約降以緩師十日大雨士馬凍餒多死泗川釜山之賊來援鎬恐腹背受敵引兵而退

紫海筆談

○擺賽獨請決戰鎬不從賽尋以疫卒于軍中上聞訃于禮曹命停朝市

二日

○時船上之賊見天兵撤回爭先下陸鎬令突騎迎擊斬九級賊乃退却鎬令諸軍燒糧資器械蕩然無遺馳還慶州

○兵惟忠祖承訓乃於夜半率敢死士二十人潛入西生浦拔吊橋上陴子而回李芳春邀截賊路斬百餘級

○是役也天兵死者幾一千四百人傷者三千餘人

楊鎬劾去遣使辨誣

戊戌正月楊鎬方圖再舉兵部主事丁應泰（邢玠參謀官）劾奏經理楊鎬提督麻貴總兵李如梅島山之戰初遊擊陳寅周陞得罪於鎬心銜之誣於應泰曰島山之役遺棄粮資器械無數天兵死者甚衆匿不以聞乾沒粮銀不分給各陣軍馬屢月絶粮與清正講和叙功又不公應泰遂參奏鎬欺罔債事二十餘罪貴及如梅貪猾喪師釀亂欺罔等罪並逮閣老張位護黨罔上等事

○六月鎬中軍彭友德招接伴使李德馨密言曰主事丁應泰劾奏經理二十罪其中五事亦干於貴國矣經理令將上

本求回經理之不幸亦貴國之不幸也

○楊鎬上辭本請罷求回七月 上遣陳奏使崔天健等具奏島山戰陣始末辨明楊鎬被誣保留（亂中錄載正月癸巳錄載五月諮口奏文李廷龜製）

○七月天朝罷經理楊鎬以都御史萬世德代之八月鎬西去 上餞于弘濟院臨別流涕鎬亦慘然動容都民男婦垂髫戴白皆出祖郊外立碑慕華館頌其功德（碑辭入典故下）

○八月應泰又以築城事搆陷本國本國又以右相李元翼爲陳奏使許筬趙正立爲副上奏辨白薦救楊鎬（月沙集奏文李廷龜製）

○初丁應泰傾陷楊鎬不遺餘力 上欲擇相臣有文辯善處者遣之言于領相柳成龍曰褎奏經理須大臣往而左相辭病右相漸敗如之何時成龍有八十老母不得自請去李元翼言于成龍曰吾漸敗雖甚而尚可往但不可以文辭望於我柰何成龍啓曰李元翼自言氣力堪往遂遣之行至鴨綠水邊遇應泰元翼避入林間應泰到義州始知之脅後發數三將官及軍兵追及於遼界欲捲回一行催督火急元翼自爲華語解之吾等奉國王命奏聞天子今若中止是棄君命也爾等力可綁縛一行倒載而回則吾等可有辭於 國君將官知其不可强遂回去應泰差人直奏于帝曰臣行到

朝鮮路傍得遺落小冊皆朝鮮事倭即目且國王之先皆稱
祖稱宗今倭寇之來首相李元翼與國王同謀假道令下李
元翼錦衣衛嚴究則其情可見其詭奇巧萬端元翼遂日陳
卞於兵部及科道都御史且為文呈於通政司乞轉奏通政
司閉門不納無可柰何遂還名臣錄
○初成龍辭以老母又有待大臣不可牛維馬縶等語仍白
上曰李元翼欲自往云　上遂遣元翼而薄成龍持平李
爾瞻首劾成龍於是洪奉先崔喜男尹宖柳潚等相繼投疏
成龍遂罷歸
○應泰怒本國救鎬九月初二日上奏本搆誣本國罔有紀

極　皇上下廷臣議至遣給事徐觀瀾查問邢玠陳奏應泰
剃眉剪髮激變等事　上席藁不視事 月沙集
○時我國方倚鎬為重　上遣李元翼專奏保留應泰由是
移怒搆誣罔極　上避殿輟朝逾月不視事籍藁俟命國內
大震大臣當往陳辨論者以柳成龍不自請陳辨論罷之特
拜李恒福右相為陳奏正使星夜赴燕恒福力辭願假銜充
使　上曰欲求辨誣而先欺君可乎 白沙行狀
○上使啓曰辨誣之外必有許多陳辨應教申欽長於文辭
明白剴切請以欽為書狀官答曰曾見申欽所製咨帖不至
太好不必以此人為書狀令之善於詞命之文者莫如李廷

龜觀其文寫出肺腑曲盡誠意蘊藉典重真能文之士為人
亦頗有許陞品副使帶行可也遂以參知陞工曹參判而行
月沙集
○丁應泰誣奏以誘倭同犯奪取遼河以東恢復舊土又以
祢祖祢宗為大罪廷龜遂一陳辨時柳成龍以為祢祖祢宗
最大事也首實禍不測不如闕而不論廷議久未決 上手
教以為君臣猶父子安有可諱之事以此反罪我固忖心依
此直奏陳可也 月沙集
○極選一時能文之士數三人各製以進擇以用之遂用廷
龜所製 上仝

○到北京呈奏於兵部則尚書蕭太亨招謂使臣何來遲也
皇上見丁贊畫所奏及海東記畧置於香案待爾奏辨久矣
使臣對以方物不能越站計程而來云太亨曰爾國方被罔
極之誣上奏辨白一刻為急何用方物乎閣老沈鯉朱賡等
見奏文皆點頭稱贊曰好文章明白明白措稱祖孫宗一款
曰老實老實告君無隱朝鮮真是禮義之邦也皇帝覽奏下
該部奉聖旨兵部會同部府九卿科道看議來說三十九衙
門官員會議於東閣廷龜一夜之間撰草各衙門呈文譯官
李彥華寫字官李海龍等分寫三十九件翌曉進呈於東閣
閣老以下諸官填咽闕庭競相取見大加稱奬遠近聞者亦

爭來謄寫而去諸官覆議中有伏見朝鮮國王奏文明白洞快讀之令人滂沱欲下等語及議入皇上即降明旨洞辨快雪先來譯官星夜馳來東征大小將官來賀于 上皆稱奏文好文章（月沙集）

○聖旨有朕豈以一小臣私忿妄許不念將士久戍勞苦與屬國君臣泣籲苦情下應奏舉動乖戾幾誤大事革職為民回籍聽戡

○十二月李恒福等回朝廷即遣申湜奉表謝恩（日月錄 攷事撮要）

（己亥正月李恒福李廷龜等回）

○本國人曾認漂到蘇杭南中士子皆誦此奏曰朝鮮李某

文也乙亥冬至使洪命亨之行廣寧王田士子亦書此奏來問公安否（日沙集）

○既竣事還論者以應泰事歸罪接伴使白惟咸下獄三省會鞫李恒福為委官上識白其冤（白沙行狀）

○奏文略曰丁應泰以築城一事搆臣以不測之語臣驚惶痛迫已經具本哀籲淋陽俟命繕而見本官第三疏誣揑小邦極其狠藉加臣惡名無所不至一則曰誘倭入犯一則曰愚弄天朝一則曰招倭復地一則曰交通倭賊或以為結黨楊鎬朋欺天子或以為剛憤求援移禍天朝臣讀之未終心膽墜裂臣請逐一條陳謹查日本一種在東瀛之外海道杳

茫窟穴險遠此實天地所以區別異類也小邦不幸與之為
隣彼以舟楫為家寇抄為事飄風飄忽往來無常自高麗之
季以至小邦之初跳梁侵掠歲為邊患東南沿海數千里之
地廢為榛莽先臣康獻王力戰殲討僅能勘定而猶未能防
其竊發地絶海遠動靜叛息無從詗得對馬一島最近於我
其人利我互市來款南邊遂因其納款許其往來其後日本
諸島之倭亦有夤緣求好小邦視之如禽獸待之如虵虺為
生靈計遂許以關市以中其欲或賜以米穀以慨其心於是
有館待倭奴之例伊勢守之歸賜以紬米奇蘭僧之還付送
諭書即此也至正統年間因其求使嘗遣陪臣申叔舟往日

本道諭而來蓋所以驗察彼中情形盛衰强弱而仍探聽賊情報聞天朝惟其如是故正統癸亥倭寇上國仍掠小邦濟州為小邦邊臣所得餘賊遁歸對馬島小邦遣人諭島主拏送遂獻俘于天朝嘉靖癸未倭奴作亂於寧波府殺邊將而走其黨藤原中林等被獲於小邦即獻俘馘及所擄漢人又於嘉靖癸丑丙辰等年俱獲入犯之倭節次獻俘屢蒙朝廷獎賞此皆小邦為天朝竭心殫力一面捍禦以遏其鋒一面撫輯以防其釁使醜類畏服不敢生心以弭邊疆之禍以效藩屏之職者也且對馬島倭初請來寓於薺浦釜山浦鹽浦等地以為互市釣魚之所小邦遂許其來居使之探報賊倭

報息此所以有三浦倭户之說也然其居止及通行皆有定
處不得違越貪緣結幕者商販潛接者事畢後故留者一皆
痛禁此則海東記已盡載錄正德庚午三浦之倭作亂殺釜
浦僉使李友曾遂遣將勦滅三浦之無倭户今已八十九年
今乃謂小邦於萬曆二十年令世居倭户往招諸倭起兵同
犯言之不近乃至於此至於海東記略則是乃陪臣申叔舟
得倭人所記其國風俗世系地圖遂因其本藁附以小邦館
待倭奴事例作為一冊名為海東諸國記以為異國奇聞而
今乃以覆瓿之斷簡作為陷人之奇貨拾摭流聞揑造虛辭
亦已甚矣其所謂年號大書分書之事此書只因其國所記

而添註故其國僭称年號之下分註天朝年號以標日本僭稱之某年即天朝建元之幾年大書者本記也分書者添註也加一即字其意尤明春秋因魯史所作故大書魯元年其下分註周平王幾年亦何因此而有疑於尊周之義乎况其國王關白皆書死尊奉者果若是乎且書中既称来朝而今乃謂彼此相朝書中既云賜米而今乃謂鮮人納貢自做臆説以掩其實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若曰小邦奉日本年號則序文之末何以揭成化紀年乎且其序文則申叔舟第因其書而泛論古昔待虜之道是不過一文人措語之謬而今欲執此為罪案目之以輕蔑中國豈不寃乎况其書中所謂欺

誑真偽變詐百端溪壑之慾無窮少咈其意便發憤言地絶
海属難審情偽等語即小邦待倭之情已自槩見至於稱祖
一事則小邦海外荒僻自三國以來禮義名號慕倣中朝多
有倣擬至我先臣康獻王凡有干犯者一切釐正以至微細
節目亦未嘗不謹以為上下截然之分傳之子孫守如金石
而獨其稱號則自新羅高麗有此謬誤蓋以臣民襲舊承訛
猥加尊稱相沿而不知改此實無知妄作之罪以此受罪臣
雖萬死固無所辭若謂之僭則非其情也小邦自先臣以來
血心事上律用大明律曆用大統曆服色禮儀無不慕尚公
私簡牘皆奉年號豈敢以區區一號自陷於僭上之愆哉況

兹者天朝之視小邦如一家小邦書籍如國乘稗説多入於
中國小邦事迹班班可見臣安敢以有為無自陷欺罔之誅
哉若所謂夾江中洲者與小邦義州只隔一水氷合之後漫
為平地彼此人民交通買賣恐惹起事端故嘉靖年間移咨
都司咸奏聞朝廷將冒耕等處盡行抛荒至於立碑禁約事
之顛末不過如此小邦自有分土天朝亦有定制疆場之事
小邦固當愼守其一而一聽處分寧有彼疆此界互相爭占
之理只欲禁革住種以防混處惹事之患而已小邦不曾與
遼民爭訟而乃云爭訟都司不曾以此事斷案而却說斷察
至曰招倭同犯奪取遼河以東恢復舊土言之罔極至於是

乎辛卯之春倭首致書脅以同逆要以假道言辭㕦悖臣拒以大義斥絶其使卽具奏馳聞逮至壬辰賊遂空國而來殘臣八路覆臣三都夷臣二墓火臣五廟蹂躪長驅悉甲以西是其射天之計固非一日臣旣不能力抗兇鋒死守封疆而匹馬蒼黃狼狽西遷只欲歸死於父母之疆古今天下寧有引賊入內自覆其國而爭地於君父之邦者哉是不過徒欲誣臣而自不覺其言之虛妄也然臣之得此於賛畫亦有其由臣頃於楊鎬之去抗奏保留論議相左激而至此云〻

○時鎬來屯京城 上一日親書手帖欲遜位儲宮付都承旨李好閔往呈之言甚懇惻鎬復之只書二句于尺牘曰千

戈搶攘之日固非倦勳之時 上甚韙之（識小錄）

○自古東征將士雖得成功皆獲罪去漢武定四郡荀彘楊僕俱以罪囚唐平高句麗英公以奏功不實削階平百濟蘇定方薛仁貴以爭功停封貶官遼擒康兆蕭遜寧不追麗王流外元以撒禮塔死罪副將牙祿帖兒以下俱誅壬辰以來宋應昌被參回籍李如松以報功太濫見參聽勘劉黃裳袁黃俱革職丁酉則楊鎬參回邢玠麻貴劉綎俱為丁應泰所劾丁亦以是降職萬世德亦以按臣言住俸殊可怪也（識小錄）

石星沈惟敬下獄

中朝科臣蔡思穆等七八人先後上本言封典之當罷本兵之誤國總督之依違請皆削爵回籍更議出援周孔教疏以八款五誤臚列石星罪目極其嚴切楊邦亨見廷論已峻始直吐顛末委罪沈惟敬並以本兵及總督手書進呈帝始知惟敬賣國而本兵彌縫之狀命逮惟敬責本兵〻部尚書石星上本辨明總督孫鑛乞解兵樞帝乃下楊邦亨于獄勘問如律勅刑部尚書蕭大亨等會卿科覆議詔曰石星心欲息兵省餉但輕聽誤國之言情有可原華職候旨清正再来非緣孫鑛所致今遜避恐失事機華職回籍楊邦亨反覆小名

本當重究姑念其遠使之勞革職不叙

○邦亨既還惟敬托稱奉敕待兩國事完後歸乃率營兵三百出入釜山仍住宜寧慶州揆事不諧便欲擧足入倭清正之兵已向兩湖帝命楊鎬掩捕惟敬鎬密令楊元輕騎馳往丹溪執之械送惟敬以身貨賂監軍蕭應宮應宮以書抵邢玠玠以書奏之遼東巡按御史聞之叅應宮削職回籍下惟敬錦衣獄三年論棄市

○帝聞南原之敗震怒避正殿減膳撤樂下石星獄以通倭釀患賣國損威論誅刑部尚書蕭大亨力救之帝不懌星竟瘐死獄中人多寃之

〇我國立祠京城並祀石星及李如松

〇崔岦赴京時星面言吾雖裏境鬚髮不甚變白為汝國憂悴而後皓白如此矣但朝臣當汝國者無不見敗雖吾何能久乎吾敗之後恐無更肯當汝國事者矣簡易集

〇星身長八九尺容貌絶人望之有德氣眼先炯然對使臣言本國事往往流涕其誠懇如此使此時主兵之地無此人而異論乘之則我國之事危亦甚矣功成而身不保惜哉西厓集

天兵水陸東征倭賊撤還

帝聞南原之敗命都督董一元劉綎水兵都督陳璘統諸將

兵馬水軍分道東征丁酉冬邢玠到京城尹斗壽李元翼爲接伴使

○戊戌正月劉綎董一元領大軍渡江金晬李忠元爲接伴使陳璘領浙兵五百餘艘渡海泊唐津

○二月山東布政使司右參議梁祖齡代蕭應宮出來

○三月贊畫主事徐中素代丁應泰而來兼監軍七月聞之喪而回

○時倭賊屯據南邉民不得以時耕穫窮餓日甚皇朝調送山東小米百萬斛以賑之

○夏四月行長送要時羅請和至任實囚于獄因送中朝誅之日月錄

○舟師提督陳璘領水軍將下全羅道 上餞于青坡一作銅雀江津璘悍驁與人多忤 上憂李舜臣失歡容諭以善待時舜臣鎮康津之古今島盛備軍儀遠迎旣到大宴犒師漢人大喜相語曰果良將也璘亦心喜上書於 上曰統制使有經天緯地之才補天日之功云

○四月十六日李舜臣大破賊兵于古今島前時舜臣與陳璘宴忽報賊警甚急罷宴分付將佐整束待機夜半風頭呷軋黎明賊艘果大至舜臣使璘登高下視自領群船穿入賊中矢石俱下火砲交發連爇五十餘隻收斬百餘級賊遁還璘大喜曰此為 王之屛翰古之名將何以加焉日月錄

○時鹿島萬户宋汝悰與漢船俱進獲賊船六隻首級七十
天兵無所得璘聞之慚忿舜臣曰大人來統我軍我軍之捷
即天兵之捷何敢私焉請納所獲悉以奏聞璘大喜曰素聞
公東國名將果然朝野記聞

○時行長斂衆據險陣於順天之倭橋舜臣距倭橋百里而
陣七月陳璘以水兵五千與舜臣合陣劉綎以苗兵萬五千
陣於順天之東將水陸齊擧天兵侵擾我軍舜臣令軍中撤
其閭舍璘怪問之舜臣對曰天兵之來如迎父母時加侵擾
故小邦新集之民將盡遠徙璘大驚使舜臣便宜行事日後
再有侵擾許令罪之一軍賴安白沙集遺事

○七月總督邢玠復來住京城

○都督劉綎引兵南下 上送之于銅雀江上

○經理萬世德入京城

○時倭賊盤據我國將至七年而沿海千餘里分為三窟東路則清正據島山西路則行長據順天栗林之倭橋中路則石曼子據泗川北恃晋江南通大海為東西聲援薩摩州兵剽悍勁敵而行長水師酋休濟粮往來如馳或語經略朝鮮地里隔遠山水險阻兵聚一處難以成功不若因地分任人自為戰守可以全勝經略然之

○邢玠萬世德分軍為四路麻貴主東路叅將揚登山都司

薛虎臣摠兵兵備忠叅將王國棟遊擊陳蠶葉思忠陳寅領
貴摠兵解生遊擊陳愚聞彭信古等領兵二萬四千人咸統
馮董一元主中路副摠李如梅遊擊塗寬郝三聘茅邦荣盧
得功等國兕安本立摠兵張榜等領兵一萬三千五百人咸統爲
劉綎主西路摠兵李芳春遊擊牛伯英藍芳咸叅將李寧摠
兵曹希彬吳光等領兵一萬三千六百人咸統爲陳璘主水
路遊擊許國威叅將王元周把摠李天常遊擊季金池懋
福日昇梁天胤張良相等領水軍一萬三千二百人咸統爲
大約兵十四萬二千七百餘人號二十萬西路遊擊傅良橋
等不與此

○令諸道防禦使分屬唐兵忠清全羅屬西路京圻黃海慶尚右道屬中路平安江原慶尚左道屬東路兩西舟師屬水路咸鏡以遼警不徵

○水陸四路提督一時還京吏聽軍門指揮約束并擧三窟使不得相援王士琦及四路兵陸續進發九月二十日齊圍島山泗川倭橋

○九月丁應泰徐觀瀾陳效等勘會功罪並南下巡視四路催督進戰

○是日東路兵麻貴自東萊進兵島山督軍攻城清正自去年受圍以後聚諸陣軍並力堅守大軍臨城詐無所出乃卽

還出大槩賊兵之數十倍於上年城之陷又甚於前日矣攻事

日麻貴持
重不戰

中路兵董一元自晉州督軍先擊泗川之賊賊見兵勢大走入大陣一元縱兵追殺因圍法此島連日攻戰賊將義弘登城備禦日自示弱一元易之謂諸將曰可以滅此朝食二十六日督軍薄城義弘埋焰硝數斛於城外旁置大具自領軍出戰佯敗入城城門不閉天兵追入義弘縱兵逆戰死尸山積俄而火發士卒燒盡衆賊呼乘之一元僅以身免走向三嘉之路賊追之晉州奪南江軍粮一萬二千石而去一元收兵鎮居昌亦失粮八千石

○初西路兵劉綎與諸將往覘順天賊營都元帥及本道防禦使等從之綎約與行長講和行長曰天朝大人下臨小邦當卜日結好綎以來二十日面約答之時行長倭橋之陣城高地險外設木柵攻之甚難姑爲引出之計至是日綎領諸將進順天行長先使數倭奉獻寶刀一雙講約出大兵陣于倭橋五里之外自以三千兵進來於是綎中軍假提督威儀我國虞侯白翰男具兵使裝束（一作假爲接伴）元帥軍官爲元帥各率數百人巡察使黃愼行長輩所知也不爲假設親自往迎行長於中路而王之翰司撻官等從先陽進兵乘行長之出薄城遮截而縱從中擒之先埋哨鴿二十餘於中路約於行

長進住草舍之時一作禮軍還歸放鴿則兩路齊攻計已定行長未
及草舍望見軍勢甚盛持疑不進俄而軍中放哨鴿一作右協兵覘
賊不詐先放火箭東路兵據進放砲行長等驚駭走還入城縱遂督
軍追躡三路合擊左協李芳春以馬兵先遮賊路賊先護二
首以入餘未及入城者在途搏戰凡斬九十人級天兵被害
亦多大軍遂進圍賊砦
○陳璘率水兵千餘艘以李舜臣為先鋒船皆黑布為帆各
揉旋麾縱橫其間自猫島鼓噪颭旗而進二十一日縱結寨
城濠賊拒戰使軍不得近城是夜縱令三軍各備五枝炬俟
大陣鳴鑼放砲一時擧火若將向城又滅火還鎮賊礮連

砲火蔓城外移時乃止翌日舟師泊倭城之北出入挑戰賊
爭入水中散丸圍擁我軍血戰潮出乃退每夜初昏賊明火
于外栅之間綎令諸軍造防車牌以備攻城之具二十三日
侍良橋自蟾津領軍而會多張鼓樂驚駭賊視夕賊投書云
自古兵交豈有相罔云云夜中有人自賊中逃出曰倭兵數
萬被擄我人過半倭中亦咸怨其將之不早歸以致俱亡之
禍云賊又於城北海口夜築新城城上多設砲樓樓下穿穴
為力戰之計十月初一日綎與諸將期以明日攻城至昏募
先鋒數千乘轎車蒸輸竹編高栅漸以近城大軍離陣露屯
本國將士皆從之二日黎明綎建大將旗令大軍進薄前鋒

已入城下馬兵萬餘為後援賊登砲樓放火砲木石不能支日高忽於城西狐頭有敵刹擊天兵盡傷九釖亦蹈蒺鐵敵亂顛沛賊兵退擒或殺或攜走脫者亦皆中傷又從城穴揮釖亂砍拔薪焚藝輪車竹編死尸焼盡天兵死者八百餘人綎強以大言慰衆許令姑停

○初三日綎密遣陳璘夜待潮入水陸恊攻夜二更秉潮內薄水寨陸軍作蝟敵相應水兵以為陸兵已入賊城殊死先登潮水忽退船在陸地賊亂入泥濘圍以亂殺唐兵力屈遂自焚其船四十三隻火達夜不絶唐兵數百束手呼上天活我敵闌陸軍我國船三隻亦在其中船甚高堅射矢如雨賊

不敢犯曉潮得出我師獨免
○時璘與舜臣逐賊入港酣戰不覺潮退三大船膠淺不能
動賊以火攻之璘與舜臣頓足不知所為海南縣監柳珩即
令諸船縛三船尾督諸軍悉力運拕遂得出一軍皆服（柳珩墓誌）
○四日璘憤恚引舟師更入侵攻賊多放大砲水兵不能
支璘大怒登陸到綎帳中手裂綎帥字旗責以心腸不好即
具由馳啓於軍門綎面色如土抑首大痛曰將官無人吾何
獨能是乎初七日綎令元帥退陣又令陪臣伴臣盡為先出
夜半令大軍盡棄甲冑粮餉還屯富有棄粮七千九百餘石
我國諸陣之粮千餘石及牛馬多棄翌日賊見我陣寂然大

以爲怪不敢輕發既已爭出城焚燒
○居數日本國諸將皆會留有璘因泊海岸與舜臣日日挑
戰賊不敢出綎又自退巖移陣佛偶山
○十一月十六日劉綎復領大軍進向倭橋行長欲通信于
嶺海諸陣以千金募人乘夜潮潛出告急于泗川南海又使
人於綎約與相退且曰水兵相逼欲去未能須以陸兵護過
綎乃使兵廣但四十人送賊陣廣約和而還
○十九日舜臣與陳璘大破賊兵于露梁行長逃還舜臣中
丸死
初劉綎通于陳璘曰賊將解歸可姑放送璘答曰水陸異責

宜各為之賊船十餘艘先渡猫島舟師盡殺之行長忿恚請
四十唐卒斷二人臂以送曰前後欺罔至此吾當不去也縱
曰乞和陳將乃可行長遂以銀百兩寶刀五十進於璘曰兵
貴不血請假道還國璘許之賊又先發數船李舜臣邀殺之
行長復請解于璘曰和既成矣而以兵相加何也璘曰非我
所知乃本國李將軍所為也賊患之泗川賊酋義弘南海賊
調信等因行長徵援拔老弱及我被擄人載以先發自領數
百艘乘夜潮赴援舜臣走舠報璘率諸船為左右協我軍屯
于南海之觀音浦天兵陣於昆陽之竹島洋夜半賊自光州
雲合直向倭橋兩軍掩擊薪火矢石交下倭船太半焚破賊

猶殊死血戰而不能支乃退入觀音浦十九日舜臣親援枹

先登追殺賊伏於船尾齊向舜臣發丸舜臣中丸急命將佐

與子薈（一作莞子莞）以牌防身體使之不發哭薈從命手自鳴鼓

揮旗曰猶未午賊投水死者無筭逃免者僅五十余隻斬九

百餘級而收馘盡納于唐船方戰之時行長等潛自貓島西

梁而走南海之賊由陸路入彌助項義智收聚船載以去繼

見倭橋戰烟馳進賊陣已空璘率諸軍入南海收粮萬餘石

牛馬至不可數水兵前後斬獲滿千而多有我人誤死者（日月）

錄。

○時舜臣擊破賊五十餘隻斬二百餘級賊悉船來戰於觀

音浦璘督軍鏖殺泗川賊々圍舜臣船屢重璘換乘我國船犯圍直入救之賊又圍璘船幾及璘々子九經以身捍之至被刺流血淋漓猶不動旗麾官以鐽鈀刺賊船堂投之海中九經得免賊船鱗集仰放鳥銃天兵出死力搏戰以長槍俯刺之墜水死者千數已而璘搖鐸收軍船中寂然無聲賊疑之稍却天兵從高散噴筒於賊船風急火烈賊船數百頃刻焚燒海波盡赤舜臣望見璘被圍亦衝圍而進合力血戰總兵鄧子龍船火起一軍避火驚擾賊乘之殺子龍燒其船（三月子龍柩至京上親臨祭之）已有一賊船最高上施朱幕金甲者一人督戰舜臣悉衆合攻射中金甲者賊捨璘來救璘船得出已而

舜臣中丸

○時順天賊與泗川賊擧火相應柳珩曰賊邀援關我為自脫計不如迎擊泗賊以斷歸路乃大呼直進苦戰終日丸中珩者凡六猶植立射賊意氣自如血流下踵如坭內始入帳中良久乃甦問大將何在則已中丸死珩痛哭督戰益急賊屍蔽海報聞擢為釜山僉使

○是日三更舜臣跪祝于天曰今日固決死願天必殲此賊祝罷自領銳師先進露梁四更賊圍璘甚急舜臣直前救之親冒矢石手自擊鼓忽中丸而仆璘聞舜臣死顛倒於船者三曰無可與有為者南民聞舜臣之喪奔走巷哭市者為之

罷酒喪歸南中士子操文以祭老幼遮道而哭至界上不絶

遺事

○天兵亦郄肉不食 露梁碑

○左相李德馨聞舜臣之死以忠淸兵使李時言權差統制使以全羅防禦使元愼假差忠淸兵使璘先以李純信假差統制使領舟師

○時賊首秀吉已死秀家諸首等皆撤壘而還我國全然不知至是我國被擄人所報 僉作初九月 秀吉死國内大亂源家康用事取諸將妻子爲質收其軍還云

平秀吉藥斃

初東萊人梁朝漢適漢與宋象賢俱死朝漢孫數河年十二被擄載送馬島五木廳頭書曰得朝鮮良家子弟獻于關白島主始疑逃兵及見其書驛傳數河至秀吉所居秀吉熟視數河曰鮮兒與日本兒同也顧屬譯倭曰爾傳此兒教日本語不了則斬若譯者恐燒燭達宵教數河曰爾爲不力吾與爾俱死矣翌日秀吉試呼數河數河能諾秀吉大悅學三月盡曉其語秀吉狎而愛之常置左右秀吉負三層屏風席高尺餘推髻箕坐左挹釼右弓矢上懸槍戟之屬持兵輿從繁秀吉無所事傍有近臣五人暇則談說古事拊掌以爲樂秀

吉有姪五人無子舉兵之歲得一子曰秀頼看羊錄曰秀吉嬖臣具姓通而生焉丙申秋敦河聞我使華使至請於秀吉幸得見焉華使沈惟敬也倭因使客館兵守甚嚴敦河聞華使之哭赦歸報秀吉秀吉即為蔭室自館至宮延見惟敬惟敬在座喫一丸藥再見亦如之秀吉怪問之惟敬曰涉海萬里傷濕憂病常進此藥氣湯身輕秀吉曰無乃詐乎惟敬曰不敢秀吉曰吾頃自島還頻覺少氣吾亦可服乎惟敬曰可矣即探囊中示之秀吉令敦河取來置諸掌中熟玩之丸有署字秀吉曰書何細也不如日本之好作大字也因抽懷中楊枝剛其半予惟敬曰欲與共嘗惟敬受而吞之良久惟敬縮頸伸臂作舒泰

之形秀吉始肯入口索水飲之翌朝見惟敬又求一九分咲如初盖其藥大毒令人潛削惟敬歸館必飲他藥下之也秀吉自是支體不澤痡久浸枯求醫無驗鍼之又不血秀吉怪而曰安有生人而無液者乎吾將灸之遂入處內室令姬妾炷艾忽輾然而笑曰吾不起矣可令外納馬尾數把淨水一甓死則秘不言喪剖腹出腸盪滌臟腑縫之以尾沈屍酒瓮姬從之有事則諸姬共決之數月臭甚聞於外諸姬曰不可終秘遂發喪（自秀吉處內數河不得侍此則聞諸其閽人也）秀頼方七歲（悟軒集梁數河傳數河年三十九己未得還辛巳已爲九十五歲悟軒親聞於數河）

天兵撤還

戊戌十二月劉綎留五千兵于倭橋領諸軍還龍頭山陳璘
使季金等合我舟師搜討嶺海并無賊蹤令許國威等分陣
巨濟閑山等島璘自南海退軍古今島國威退南海
○二十二日徐觀瀾丁應泰王按察失名到南原王巡覽嶺南
蔚山東萊與徐及陳效諸使相會並還劉綎自龍頭領軍来
候三使
○己亥春因朝命撤兵劉綎自龍頭山陳璘自古今島董一
元自星州麻貴自慶州吳廣自南原各率兵向京日月錄上
出幸江上迎勞之僉載
○正月遣韓應寅等将再發兵糧終始救濟免賊敗遁邦域

重恢等情奉表謝恩 撮要

○韓應寅回勅諭奬勵賜表裡遣黃璡奉表謝恩 同上

○二月御史陳效卒于京時四路提督到京多誇張功伐邢玠亦欲裒奏效痛其欺罔欲首實故武云劉綎貨御史厨卒毒殺之本國咨于禮部報訃 同上 上臨其喪祭以太牢

○二月邢玠領四路兵先發向中原萬世德以四萬兵仍留三月中朝以泗川敗軍之故罰中路先鋒藍芳威還戍本國五月邢玠回朝帝命萬世德李承勳 都督同知 杜潛 山東按察副使 留駐京城爲善後計留兵二萬四千從玠奏也 同上

○邢玠西還 上出餞于弘濟院

○徐觀瀾還奏諸將功罪帝更遣禮科右給事楊應文會勘軍功

○五月立宣武祠詳典故

○庚子正月李承勳自遼東到京

○遣李時彥請勿運回義州米豆以備不虞攷事撮要下同

○五月萬世德以倭事已完請撤大兵九月萬世德杜潛等回去

○遣辛慶晉乞留南兵三千併給月銀鎭守南邊帝許之又遣閔夢龍謝恩

○己亥天朝賜義州遺下米豆十二萬餘石令賑濟飢民遣

鄭光績具奏謝恩

○辛丑春天朝逃兵招集徒黨騎步三十餘名作反鄉拿委官李承寵葉靖國等掠打刃傷破開獄門奪取在監逃兵十五名馳入興仁門外屯結作陣本國發兵擒捕咨報諸衙門差護軍朴丁亮管押解送逃兵落後者前後數百餘名節次拿解于遼東撮要

○乙巳撫院題曰倭奴窺伺朝鮮包藏禍心須自搶歸之後尚蓄狡謀屢肆要挾寔屬叵測相應委官偵探以便調度差原任遊擊董正誼前往朝鮮偵探倭情不時揭報

○丙午春撫院差原任遊擊劉興漢到我國邊上偵探倭情

無論緩急不時飛報

亂中時事摠録

倭將三十四兵二十五萬號五十萬自釜山至平壤每一舍築壘據險分啗八道搜山剔藪殺掠士女罔有紀極此開闢以來所未有之禍也天朝前後發兵二十一萬帑銀數萬兩山東粮二十萬石以救屬國皇恩罔極此又前古以來所未有之事也（芝峯類說）

○徵發浙陝湖川貴雲緬南北兵通二十二萬一千五百餘人往來諸將及任事人三百七十餘員粮銀約五百八十三萬二千餘兩交易米豆銀三百萬兩實用本色粮米數十萬斛諸將賞銀三千兩山東粮二十萬斛

○壬辰唐將征倭者至義州謂我人曰汝國禮樂文物動遵中華而軍民皆無樂生之心者皆骨軟禮苛之致蓋唐將審知我國風氣柔弱人心脆薄而徒以浮文小節爲務故民不堪命而至於此耳旬月之間乃能察人國事如此 公私見聞

○變初人有以焦氏易林卜得訟卦 一說天朝推數者爲卜我國 曰文巧俗弊將反大質僵尸如麻血流漂杵人知其母不知其父能後干戈乃止時男丁死亡殆盡有男長而不識父面者或女子爲唐兵所汚生子而不知父姓者 芝峰

○時行朝有識謠云細雨天街柳色青東風吹入 一作送 馬蹄輕舊時 一作太平 名宦還朝日奏凱歡聲滿洛城 日月錄

一說洪宗祿之被謫也有子愚而不解守辛所冬夢占一
絕句云云寄示宗祿以為不久當見宥宗祿叱曰見瞞於
何人而為此說耶蓋文理不長故以奏凱為放還之兆也
寄齋雜記

○先時南師古過榮川人家時宿雨初晴望見白雲橫帶於
小白山腰有喜色人問其故曰此祥雲也不久當有兵火在
山下者可得全安豐榮豐即豐基為福地也至是倭寇至豐榮去
烏嶺路不遠數日可至而賊終不入菊堂俳語

○癸巳春大飢各道人民流離失所餓莩相屬互相殺食山
中草葉松楡皮根并盡

○甲午夏大牛之價不過米三斗細木之直未滿粟數非珎
寶不得售賣人相殺食女子稚兒不敢任意出入餓莩相積
飢民爭食其肉至剥死骨取汁咽下亦不旋踵而皆斃
○有牛馬者賣于天兵天兵一日屠殺數百牛故四境牛畜
鷄犬殆盡劉綎設賑南原飢民雲集賴以少延其後盡死于
其傍一唐人醉飽嘔于路中飢民駢首拾吃弱者未及却立
呼泣
○時兵興一歲國用匱乏不得已許賣官爵百石爲三品三
十石爲五品至癸甲之年則以一二十石陞嘉善堂上而人
無願者

○癸甲年間木綿一疋直米二升一馬價不過三四斗飢民、白晝屠剪相食重以疾癘道路死者相枕水口門外積屍如山高於城數丈募僧徒埋瘞之訖乙未乃止翌年丙申豊稔綿布一疋直米三四十斗豆則五六十斗人始免菜色而酒肉豪侈甚於平時 芝峯類說

○賊出城而因飢餓癘疾死者又十八九蓋其民生一大厄會雖人事之失有以致之亦數也數年前熒惑犯積尸氣卒有此禍又有判尹任說建議京城外四山之麓民多侵耕築土為小堗以限之自東小門始過崇仁門水口門至南伐原羅列無數垤之纍纍然如叢塚見者以為非吉兆築埰未畢

而仍兵亂癸巳甲午間飢民病死者曳棄於城東有平安道僧數人具藁裡畚鍤收屍嚴多作大坎而埋之遂在城東人以為藂塚之應亦可怪也 西崖集

○癸巳七月諸道人民權賑革制大小則黑衣窄袖禁軍以下去笠子戴小帽欲使倭疑天兵益至從八月初一無道改制

○壬辰時有一將倭入據宗廟不得寧處移于南別殿又建元陵丁字閣麻田崇義殿鳳山客舍倭賊屢火而自滅終得無恙異哉 芝峯類說

○變出於倉卒而我國地方偏狹殆無乾淨處惟湖南一道

湖西右道獨全士女多歸之且倭賊以我國人鄕導故無遠不到所謂幽險之處則避亂人爭相投集瘞滿山谷反爲招賊駢死者不知紀極至於咸鏡此道地勢如瓶項一入而未得出其免於鋒刃者甚罕反不如在平地隨賊去向東西奔避之爲愈也芝峰

○癸巳因備局議試鐵箭五矢一中者其後編作隊伍赴嶺從軍斬賊一級卽許科所謂斬首及第也自是之後飢民多不能保其首領率相剃髮作級雖納眞倭之馘者多買於人而上之或有爭價相訟而亦陞二三品之秩

○時天兵陣于善山星州湖南之人支供天兵所餉粮饌一

夫二駄轉運之勞不可勝言而生進及士子充定監官監供他道皆然 日月錄

○天朝叅將呂應鍾善推步詩寄監供士子曰毒世妖蛇走大海吞人纍席入溪山退兵百萬成何事饋餉徒傷百姓殘又以倭字占之曰字中有木字當以金克木故也以正月初八金日復平壤金命元〻卽之不敗亦應此兆字邊有人傍人不任故失任無定字上有禾夏月成事字下有女難化者婦人但禾音和女子成好則和好之說亦必有矣 上仝

○金復興問呂應鍾曰時変至此何時太平應鍾曰又有一事不可言者卿若聞之失聲痛哭無所去矣天下將必大亂

我亦從此欲入武夷山中矣應鍾號絅庵字太和所言中於

戊午以後上仝

○乙未帝命致祭平壤開城碧蹄王京陣亡病故官軍奉旨

壇名愍忠仍送官銀買辦祭品朝野記聞 攷事撮要

○癸巳柳成龍請移咨遼東開市鴨綠中江以通貿易於是

遼左米穀多流出於我國平安道之民先受其利京城之民

亦以船路賴活時我國綿布一疋直皮穀一斗而中江直米

二十餘斗其用銀銅水鐵者乇得十倍之利西崖集又詳 西北開市典故

○先時全羅監司啓本光陽縣監牒呈自前以來鐵塚稱名

處有之開見則無鐵物但有誌石刻字云東距十五里許有

黃金塚得之則其利萬倍但于陵父奴陵主下陵上僧赤笠僧行俗事俗行僧事儒生棄筆硯織女棄機杼農夫棄耒耜壬辰國三分癸巳還定午未大平入頭流山避亂第一湖西少安驪江血肉之地還都漢陽唐周八百唐兵渡臨津則加周一百云云至是果驗 松窩雜記

○乙未春飢饉之餘耕牛靡遺人自曳耕八夫為之處處作屯

○時兩湖之民樂於耕種耘田者十十為群旗麾鼓笛歌舞相競人以為丁酉之亂樂極悲來云

○丁酉清正再寇內地洶懼無意於農靡費酒肉日事遊宴

全羅監司移關列邑開諭禁止 已上並日月錄

○丁酉倭賊再逞時秀吉令諸倭割鼻以代首級倭卒遇我國人輒殺而割鼻沈鹽送于秀吉秀吉閱視後悉藏于其國北邙大佛寺傍作一邱陵以威示國人云血肉之慘札此可知時我國之人亦多無鼻而得生者 芝峯

○丁酉唐將之再舉征倭者皆到漢京 上命分館于士大夫家一卒以屠牛販利一日牢屠纔畢大將之在義州者傳令禁宰殺其卒不敢以令前為解即掘土埋之其令嚴如此 公私見聞

○時士大夫家婦女多有被掠者及至賊退免禍之家不欲

與遺孽者連姻。上憂之曰以風若長擧國大家殆無完全者矣力勸宗室貴戚結婚於遺孽之家自後無敢區別痕累者 公私見聞

○婦女之守節死者多至不可記而孝子次之忠臣又次之然其表表可稱者亦無幾矣噫士子平日讀書講義理孰不曰我丈夫也而臨危授命則反居婦人之下矣 芝峯類說

○張鴻稱其妻罵賊而死朝廷命旌其門丙申歲黃愼奉使日本而還倭刷送被擄男婦鴻妻在其中人皆駭憤而朝廷不抵鴻欺罔之罪 荷潭破寂錄

○賊首吉盛重陰自鐵嶺分向關東還踰嶺西蹂躪列邑將

迫原州牧使金悌甲莅任纔一年盡發軍卒入鴒原山城〻

四面皆絶壁前道一路賊乃為書掛長竿誘以利害以威悌

甲手斬其使令其下候見賊至使之吹角天明五角齊執戈

刃被山鼓譟動地賊緣崖潛進城遂陷賊迫悌甲令拜悌甲

不屈與其妻子同死悌甲安東人白而長身寡言笑登第歷

州郡方伯有遺恵

○成泳以前承旨守喪在畿甸其時監司以泳權收驪州非

朝命以亂極不敢辭朝廷聞之令兼江原巡察洪恩敷牧使居

母喪避亂延地路遇泳〻怒其不下馬使卒拿而問之責曰

汝是朝官當此大亂何敢不顧其憂而私自避亂乎恩敷曰

父母喪重何敢私自起復欲降于倭以身安則人理所不忍故如是避兵行耳成面有慚色撥馬而去盖沫叔父承旨世寧降于倭至以女嫁平秀家而沫之起復亦非朝命故以此辱之聞者快之 全上

○前佐郎姜沆丁酉之亂全家被陷中路再投水爲人所救不死在虜中間遊倭之有識者訪採倭情甚詳累從便奏報○上甚嘉憐至是倭之受學于沆者私具船楫庚子夏全家還國士子隨還者亦十餘人沆錄其所聞見著篇上奏 上賜酒問倭情欲官之折於時議卒以禁廢遂鄉居教授鄉人立祠所著看羊錄行於世 看羊錄初以巾車錄爲篇門人尹舜擧改而看羊盖沆之密疏來報

本朝也擁解聞之其不死作詩遙慰有節為着羊落書從白鴈傳之句故採以名之流在倭時有倭將寄一扇流以詩謝之曰一幅溪藤陣陣風寄來滄海丈人情倫生每恥着天日從此殊方掩面行倭人稱歎日月錄○沈字太初靈光人文科

○南原儒生趙慶男避兵于智異山波根寺慷慨起義於是賊人朴彥良等從之多殺零賊以救避兵之民九月二十二日斬賊三十六級十二月初七日殺賊一百二十三級于山陰所領之兵無有損傷亦不衒功獻馘又常著亂中雜錄頗詳亦多發憤之義日月錄

○京城賊每日散出掠城外因與淨土寺僧相熟在城四十里高陽

入李山輝教寺僧設策殺賊一日有四倭至僧徒欣然迎入奔走供飯倭喜其款待不疑而食〻畢呼水四僧以大瓢滿斟如火熱湯以進賊持鉢仰視僧急潑其面賊皆仆地以木椎擊殺之目睛皆爛曳出寺外埋之

○己亥夏全羅被擄人金丁仁等十二名自對馬島裝船走回漂到登州本地之官押送經理衙門轉送東還遣陪臣李好閔表謝時全羅人曹認亦偸船漂到福建送還本國 日月錄

○己亥夏本國人民之從天兵過江者寄住於遼東等處見我國使人願回鄉土移咨兵部及山海關遼東等衙門請盡數查還 上仝

摠論義兵

壬辰乘輿西幸國內空虛賊兵充斥號令不行幾於無國者踰月矣嶺南郭再祐金沔湖南金千鎰高敬命湖西趙憲等倡起義兵傳檄遠近自是民始有向國之心州郡士子在在召募以義將稱號者無慮百數以至勦除倭賊恢復國家乃義兵之力也及事定之後悉以軍功作爲隊伍或分防海陣或上番京師其爲苦極矣至於納粟之類亦皆不免非但罔民失信他日有事必不得力矣 芝峰類說

○當初義兵之起實爲恢復之大助及今日月已久則處處屯聚各自進退不相統屬不受人節制任便休息或有掠奪

民財橫肆閭里者矣朝廷每見義兵来献首級斬得零賊則皆喜賊死者多可以収復而誠不知小〻零賊之死賊亦不惜而無損於賊也李貴来言願得義兵大将差遣大臣為體察畿江黃三道使義兵合為一聽其節度不許捕斬零賊只令合撃屯城之賊次〻討平則方為収復之實功又令兼管官軍節制方伯則氣勢翕合而兵力不分云此人之策誠為至計久處賊中深見時勢而發於至願勿以年少忽之 牛溪 哄尹

相斗

壽青

〇發初議遂事目時以為草野之人非有朝廷命令而自破家產糾合同志稱為鄉兵做其兵器供其軍儲功勞百倍而

其爲將者若非彎弓挾矢之士勢難自登戰冒刃斬級則管下之人得斬滿十級以上例授初階職而其後雖斬二十三十級亦不得一一論賞而不知何時改定其規雖非草野之人每管下斬十級准自斬一級一一准階至陞嘉善者有矣以此癈初爲將埜賊奔竄而各處軍兵在在斬賊無路上達獻於其將而使之轉啓則只有受級書啓之功乃得重賞而聞又有因緣圖利者云云白沙集

○世以趙憲高敬命之死爲節義而若曰死於王事則可也至稱節義則未也當板蕩之日憲等以一介書生奮臂決起糾合義徒志存王室忠義可尚至於錦山之役諸軍因暗潰

散賊挺刃突出地勢險狹自相蹂躪壓死於亂兵散命適乘醉不能控馬亦死於軍其見敗不辨卒死於王事則果可褒贊而若曰節義則未也其從容就死不失所操惟金千鎰梁山璹二人而已當晉州之圍千鎰聞圍急引兵馳入此其難也事急之後軍中以為千鎰士人勸使以兵屬副將馳出城自全則千鎰不聽終守矗石一面至於賊兵登城不變從容北向再拜而死梁山璹乃是壠畝布衣時以千鎰參佐之人雖從死可也雖不死亦可也千鎰勸使出城毋令同死則以為既與同事當與同死卒從千鎰非素履篤實者能如是乎世之論者汎以四人同科亦非定論 白沙集

摠論諸將

李時彥金應瑞高彥伯李光岳大小百餘戰未嘗挫折汗馬之勞斬獲之多常為諸將先朴名賢韓明璉洪季男具棵李楠等最稱驍雄一時諸將無敢比肩至於臨陣被甲皆以名賢等為首而從我十年皆未有大段樹立可指而名者豈非所遭之機有不同耶

○大駕西狩人之視西路為死地咸以為賊所必顛至於窮蹙而同歸糜爛也諸將莫肯向西路率皆翺翔躑躅於京畿黃海之間以為前却之計及臨津之敗諸將一時潰散各自逃生惟李薲自敗所直入行在同守平壤及平壤不守皆以

為事無可為皆渡漢水而南嶺又退還定州収拾散兵復陣
順安以為遮遏之計行朝事急教書羽飛徵勤王諸將趑趄
無敢向西或外托勤王領兵淵海尋見妾居載與還歸者有之
或下令軍中罷兵逃歸以為觀望之計者有之見徵兵書對
人冷笑者有之人心至此而極矣唯全羅兵使崔遠平所部
西上軍情中路大變一日臨斬五十餘人以示必死之意終
不可止則入據江華使軍不得逃經年苦守餓死相繼而終
不変雖不能立功其心亦足可嘉故常以亂後諸將惟黃與
遠不失人臣之義 白沙集

錄扈 聖宣武靖難功上尊號

辛丑五月錄扈從勳定以李恒福鄭崑壽為元勳。

○傳曰崎嶇險難顛沛流離百折不回伸大義於天下請天兵而討賊恢復疆土使宗社還于舊都此誰之所為乎孰非國家之勳而惟此從臣之忠勤世所未有李恒福以都承旨隨予左右不離又為兵判臨難盡瘁鄭崑壽得請天兵以來予意二人當為元勳 鄭西平行狀

○恒福啓曰 大駕西駐寧邊之日沈忠謙與臣請對忠謙曰臣初勸 上北幸今聞恒福之言亦有理故請對耳當時若非決策請對則 大駕幾不向義州矣是夜自 上命臣

出募諸臣之願從者臣遇洪進於門問所向進曰當隨駕臣故試其意設數條而難之進泣曰迂拙儒生縱使東還有何所爲不如得死於 君父之側又見李碅問之碅曰何問爲臣曰今日 兩宮始分欲知公去就碅張目曰 君父所往安問去就又有來傳武人韓淵以武臣宣傳官終始不難 上曰予臣惟有韓淵一人者慷慨言家世以忠義相傳遭亂不得隨 君父何面目歸見妻孥寧赴戰而死臣聞而招問之果然乃與三臣約此事及至今日半登鬼簿幽明雖隔舊義難忘况李德馨之功實關幾宜只以當初因公幹南下追及平壤非自京扈 聖之類無人舉其名臣實惜之 上答德馨之功予所知之只緣非

初從之人不錄於有司書啓中姑待定功欲議之今此啓辭
實獲我心方賊鋒長驅而至也自請往誘以緩其勢至平壤
單舸見虜論利害此豈人人之所能為乎非忘身殉國者不
能也且忠誠請對也說曾所親知而如進等願從之言今始
得聞令人淚落既以卿為元勳此在卿酌處耳

○壬寅秋始議合錄扈從征倭功

○甲辰四月錄洪可臣等清難功臣五人以討李夢鶴之功
也國朝典謨

○甲辰七月改錄扈從功臣李恒福等八十六人征倭功臣
李舜臣等十八人

甲辰六月賓廳元勳及大臣啓曰辛丑勘勳時扈從及征倭兩功臣分而爲二壬寅秋始有合錄之議即稟旨改定今者言官又請分錄其中削去者二十七人追錄鄭逑等亦當並削然則征倭武將所存者只李舜臣權慄元均高彥伯四人而已如權應銖之於永川有收復之功李億祺之舟師趙儆之於幸州有勝捷之功金時敏李光岳之於晉州李廷馣之於延安皆有全城之功而俱被削去他日武將之解體不可不慮壬辰亂初申點在玉河館聞倭變號哭請兵其後大兵之出來者皆點之力而獨不得參此數人等宜併仍存且兩功臣當初其數甚多故定爲四等今既分號請以三等勘

定兵糧奏請使臣亦移錄征倭之勳 上從之

○扈從改稱扈 聖征倭改稱宣武

○甲辰勘扈從功臣初以翊運永慶主論改爲扈聖時尹承勳以領相率百官廷請謂諸大臣曰公等奉身先退使我揞當此舉不得不致怨於諸公永慶黨掌令李德溫劾承勳罷之永慶代爲領相 荷潭錄

扈聖勘勳時必錄自京城隨至義州者李德馨至忠州不得入倭陣而還復命於平壤因隨駕至義州柳永慶隨到平山拜爲監司不得隨駕而西而并在錄勳中大諫許筬論大臣有不當錄勳而錄者請改正筬之意蓋爲永慶而發也德

馨累上創竟辭其勳　上從之永廢時在相位寂無一言其
嗜利無恥如此光海時李爾瞻等請削其勳癸亥命還復初渾
錄

○甲辰十月羣臣請上尊號　上答曰省覽啓辭涕淚先零
安有此理予宗社一罪人也慚負天地臣民不可復冒大位
而旣不能遜以至于今惟當罪人自處當賊鋒北上之初力
不能敵徒為出奔之計欲歸死於父母之側矣邦國之再造
無非皇上之恩將士之功顧無為如此之言自是朝廷宗室
三司政院藝文館日三陳請逾月　上許之

○上尊號曰至誠大義格天熙運

○時永慶陰持斗柄竊運寒暑妄以凶肚黙測天心乃欲以
癸巳廷復之業議上尊號朝廷無不啄噤舌結尹泳勳駁言
不可曰深讐未復不宜有此永慶㬢劾之 白沙集 尹公墓表

丙午復與倭賊通和

賊之始退黃愼請討對馬之賊䟽曰壬辰之亂宲此賊為之
導旣不梟秀吉之首則無寧盡殺此賊俾無遺種庶可以小
洩此憤也臣往年奉使經由此島熟察而黙記之盖周回不
過數百里而中間多有泊船處陸路雖險狹而四面皆可踰
入今大兵方在南洋若淅兵七八千與我師脥勢渡海掩其
不備必可以得志矣如此則可保十年無事失今不圖不出

數年道商給米之說至矣朝議持難竟不能用秋浦行狀

○己亥七月日本又送使急請通信拘其使奏聞于天朝日月

錄

○庚子夏四月攷事撮要作辛丑對馬島倭平義智遣橘智正等刷還被虜男婦三百餘口以要和好乞通關市遣柳根等具由奏聞并咨禮兵二部軍門等衙門差東萊人朴希根持禮曺公文往還對馬島五月智正又來請和探天兵有無移咨萬軍門乞差遣天朝委官嚴辭開諭攷事撮要

○辛丑六月倭使來到慶尙左水營以被擄人前縣監南忠元等二百餘人來歸忠元招云在彼時見秀吉旣死關東大

将家康立秀吉子秀頼為主假摂政權有關東中納言景勝者據城而叛往年六月家康舉大兵向關東後西京留鎮大将毛利輝元據王城而判領西路諸将攻破家康之城因西擊家康反見大敗西路諸将石田治甫部及僧将安國寺小西飛平行長等皆被斬殺家康自關東直向西京盡屠諸邑獨不誅輝元而削髮為僧盡奪食邑安置京城外云〻歸正人則萬户孫文彧領到體府體府察之如近地之人則即送歸本土日月錄

○是歳義智連遣智正來要乞和通關市兼詗天兵有無具由奏聞仝上

○壬寅智正三次出来密問天兵有無形情叵測願得水軍將一員量帯先鋒數百同本國邊將訓鍊兵卒使報遠播等情順付賀節使金玏奏聞 攝要

○癸卯義智遣智正刷還被擄男婦數百餘名求和 攝要

○甲辰春智正又来乞通信命僧摠攝惟政往探賊情 日月錄

○對馬島土薄民窮專以貢船賞賜轉販資生而壬辰和絶失此利故島倭欲通和復故言於日本則曰朝鮮請復和言於我國則曰若不許和必復致兵禍甲辰春潜遣被擄人金光若逃来者言倭欲復来寇且持庚寅黃允吉等所賫去書契爲信蓋島倭盗得庚寅書契於日本掌故者潜授金光若

被親任於日本者以為恐喝之地朝廷果大惧遣僧惟政渡海探形勢以來此和議所由起也後金先若事覺搆死家屬配北塞 荷潭錄

○惟政遍求別章于縉紳間李光睟詩曰盛世多名將奇功獨老師船行曾連海舌騁陸生辭変詐夷無厭羈縻事恐危腰間一長釼今日愧男兒 芝峯類說

○時有無名詩一句曰莫道廟堂三老在安危都付一僧歸 日月錄

○惟政到日本托称盤遊諸國肯賞山川倭人奇之肩輿邀請殆無虚日至坂首言交和之利次歳刷還之端家康以為

壬辰之役吾實不知兩國相安太平不亦可乎令刷被擄人
物使與俱歸惟以要時羅一事歸由于我政答以我國所不
知乙巳夏四月惟政還到還我國男婦三千餘口先送探船
歷報朝廷兼報渡海之日令舟師嚴屯諸示而統制使李慶
濬遣送風未及政以刷還人付慶濬使之隨使分送船將等
爭先受去縶維甚於搶虜問其出處少時不詳本系則并稱
己奴至於美女則縛授其夫于海而任為己有事覺慶濬罷
以李雲龍代之令各道水使摘發從實以啓竟未覈實 日月錄
○家康請和之意具由咨報鎮撫等衙門
○柳永慶當國倭又請和永慶答以若縛送犯 陵賊則和

可謂遣僉知全繼信持答書往日本丙午十月倭縛送二人稱爲犯 陵賊諸大臣同鞫倭供曰觀我容貌我尚少年皆二十餘壬辰則兒童安能掘陵命大臣議尹承勳曰以此倭爲犯陵賊是欺侮神明 上怒責之斬其倭于市荷潭錄

○時橘智正縛二倭來求虜欲獻 廟陳賀李恒福請戮之境上以示倭使李廷龜以爲智正之帶此兩賊來若預命邊上諸臣對同橘倭鞫問犯 陵節次所供是實則檻送京師直爲獻俘如其不服卽詰智正責以還送則處之得宜今乃邊臣受之廟堂鞫之火刑壓膝猶指天堅諱若不論真假徑斬其首則彼必笑我之受瞞莫如及此倭未斃之前將其所

供馳論智正責其無宗則在彼理屈在我詞直彼若誠心求
款則必更送真賊縱曰不然亦足以陰折其奸而為他日執
言之地矣 上卒從永慶議 月沙集
○遣呂祐吉等報之具奏天朝和遂成永慶之觀 上意論
議前後不同如二人 荷潭錄
○丁未正月僉知呂祐吉校理慶暹佐郎丁好寬差通信三
使入日本擧朝為詩以餞同知尹安性詩曰使名回答向何
之今日交隣我未知試到漢江〻上望二 陵松栢不生枝
李德馨一聯曰臣子未湔陵侵辱簡書先入犬羊天時宰聞
之大忤 芝峯類說

○以通信為嫌改稱回答使書狀改稱從事官

○祐吉等之去過良才驛大風驟至折落旂竿一行驚駭日月

錄

○祐吉等旣到日本不得要領而歸倭人亦不敬待以金盤盛糞以泥金灑之奉進慶暹以為眞金以手掬之穢物滿手倭人絶倒辱君命取侮之狀人皆嗤鄙

○祐吉等回刷還被擄人一千三百四十餘口

○時源家康廢秀吉之子自立為關白傳位於其子秀忠亦慶以為家康廢平氏於我國非讐可許和建白遣之秀忠答書示邑勉許和之意祐吉等恐懼不敢辨而來援舊例陞嘉

善物議譁然而恐永慶不敢言掌令崔有源上疏奪祐吉等之資永慶大惡後於公會因禮數相爭曳出有源辱之荷潭錄

○初秀吉之死有兩大臣若左右相者一稱東一稱西即家康輝元兩人戴秀頼共政六十六州分東西各三十三州家康主東輝元主西輝元有謀僭名安國者說輝元曰天下未聞有兩王請用干戈勝者為君敗者為臣輝元始不聽七日乃從之書報家康家康率三十三州兵會馬輝元亦盡發兵遇家康於關白之宮如安國之言而告為家康曰然誠不可不戰也兩人退整其旅國中震怖輝元部曲有薩摩主義弘勇悍善鬪諸倭憚之家康以書啗義弘曰爾若內應益封五

道義弘報曰大事不可徒書誓則請從家康以父母爲誓義弘曰吾自後擊之君聞砲聲而進戰方酣未決義弘砲於後家康督令進擊輝元之軍大駭輝元愛將及安國两人策馬先遁輝元遂敗家康並擒三人列坐庭下家康數曰搆亂首難者两人也灰面脫衣載以牛車徇諸軍中遂斬之赦輝元上坐謂曰君實無罪與君一州又以吾二州益之君有此三州足矣輝元悸慄稱謝自是盡失其地惟食三州(恬軒集)

○家康者義政十一世孫也沈毅多智善用兵與平行長相持關原行長兵七萬而家康兵二十萬家康乞降於行長曰束縛之俘虜之流徒之皆惟命行長固已輕少家康得此而

益驕卒惰家康分其軍令一軍急絕流渡兵先據上流自領
一軍乘其不戒從下流直衝行長軍行長軍敗死楓岩
家康欲攻秀頼大板城険兵強與秀頼約爲婚姻陰以奇
計燒其城遂滅而代之初平源氏各擧兵爭強至頼朝兵益
強萬暦中至秀吉秀吉貌類狗自以貌應圖讖負其強大謂
天下可兼而有也秀吉死而秀頼新立國人内叛眉叟記言